居業堂文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居業堂文集

(三)

王源 著

居業堂文集卷八

書 啟

與蔣湘帆書

讀來文。其意悉之矣。而錯詞未善。未敢丹黃。幸更酌之。至論嘉魚。則不可以不辯。此僕之衷也。所謂咨嘉魚者。是以嘉魚爲謬也。而僕之言非然也。正希乃舉業中岱宗華岳。僕豈同於流俗之集目者。而長以爲謬。顧文各有長有短。有瑜有瑕。自古傳文皆然。況於時藝。正希之精深古健渾闊沈雄。力敵歸胡而自開門戶。眞所謂豪傑之士也。至用意有幽晦處。用筆有生硬處。乃其文之病。固無損於正希。然不可不謂之病。夫幽晦生硬。古文中或有之。然奧也。古也。非病也。至時文則斷斷不可用。且正希之身分高矣。學之豈可易及。既不能及。而但得其聲音笑貌。則適得其幽晦已耳。生硬已耳。此僕所以深戒人之學之也。曩從未見湘帆時藝。前歲自南同舟北來。見其二作。亭亭獨立。絕去依傍。自寫胸臆。而章法天然。此道中最上一乘也。故逢人極口歎賞。後到都門。見所作頗有精思逸調。然皆不及前二作。以其不能一往入彀。且多疵句。蹈眼高手生之病。久之知其力學嘉魚。方悟受病有自而不自知。故不憚苦口相規。固知其膚淺不足聽。然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況僕與湘帆。何嫌何疑。且僕生平婆心赤血。胸有所見。凡遇可與言者。未有不竭情盡致以相告。而又何靳於湘帆。然非執途人而語之。亦非懵然無所見而以狂瞽自炫也。顧察尊

意殊不以爲然而有立門戶相競之意則大可笑已顧舉業一道僕二十年來始略探其中消息確有見於世之卑者不過敷衍而高者不合準繩求其淺深高下恰在箇中者實難僕自愧才鈍學薄邈不能逮而見頗及之故往往衡論他人之文卽不敢謂錙銖弗爽而大略固不失焉湘帆學力既優且從遊於顏學山之門者有年其卓然成家足以高視流輩何疑然學問之道無有止境烏可自畫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烏可以鄙陋之言而忽之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烏可以自是其是而不加審問愼思明辨之功也仲尼曰無友不如己者總之湘帆未嘗得與勝己者爲友不過卑論儕俗羣相推許遂以爲在是而恥於下問誤以前人之病爲美卽以僕之指其病者爲不知其爲美而護痛不肯屈遂至涉門戶之迹而竟不以爲嫌於戲亦過矣僕嘗謂學古人者學其用意也用筆也非學其詞華與聲調也優孟衣冠縱酷肖非識者所貴況病乎大作所云不可無我者固亦得於僕之鄙論而發之則亦知其不得以模倣爲工而可自反其以前人之病爲美之失矣僕之言又何譏焉僕從來論文湘帆每格格不相入乃僕猶不憚煩而強聒之者以湘帆不可與泛泛之人比也今將遠別不得不再一披陳不過欲以至美相期不欲以誇勝流俗爲貴欲以虛衷求益相勸不欲以滿假自足爲高區區之誠有如皦日唯高明平其心抑其氣而究其受病之處取前人之神骨而不必學其詞調卽學詞調亦當取其美而不當學其病於以力追前人無難爾望之望之

示及門書

時藝古無此體。王荊公創爲之。明遂以之取士。既立此體爲取士之具。三百年人才殫精畢力於此。故其妙有古文所未有者。雖然。是道也。今亡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今之以不觚爲觚者二。棄先正矩矱。祇近科文是式。襲膚辭陋語。以悅庸夫之目而希捷獲。此俗士也。大言欺世。以荒經蔑理背棄文義爲大家。此近日之名士也。俗俗舊名名舊俗以文。名幷不以文。文尙可言哉。古文難在無所倚。時文之難在有所倚。倚者題也。代聖賢爲言也。題有脈。非古文之自爲脈。代言有其神。非我之自爲神。溢焉過矣。略焉缺矣。失其貌。離矣。得其貌。嗒焉槁焉。失其眞矣。偏而無偏。駢矣。偏而無全。神不足矣。噫。技窮哉。有道焉。莊周曰。官知止而神欲行。恢恢乎遊刃有餘地。此進乎技者也。然解牛固在批卻導窾。而必先制其死。然後能批其卻。導其窾。苟不扼題要害。以刺其肓。烏能由我立意而一一與之合。故捻賊者。先其王也。探驪者。取其珠也。因形制變者。勢也。抉其所以然者。精也。渾成無閒者。氣也。機趣橫生者。天也。縱橫曲直顚倒而總不離乎箇中者。神也。化也。於戲。夜光之珠炤車前後十二乘。而其體不過徑寸。舞劍器者。千夫環射不能入。而其步法止於數武。神龍變化風雨霾天。晦日驅山汨海。而其潛也。不過尺寸之閒。此王、瞿、歸、鄧、黃、陶諸先輩所以歎然爲此道宗匠。而非羣兒所得議者也。然而俗士之言曰。吾舊已耳。舊則吾卽先輩已耳。斥鷃翱翔。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嗟乎。蜃沈海底。氣昇霏。處子窈窕。王所妃。苟但熟下里巴吟。倚門悅市井耳而求其舊。是優倡之下者也。可爲人乎。病瘋狂呼誕語。而愚兒視爲神。又可以爲訓乎。且夫成宏正嘉隆萬文氣。雖亦與時升降。而大體未嘗變。啓禎始大變其體。而失其舊。蓋以易題之貌。以我爲文。而溢於

題之外也。逞才氣見學識。而無復天然之致。渾樸之美也。然而大家競起。矯矯自立門戶。瑰麗光怪。窮妍極變。可謂極斯文之盛。鼎革初。尚有流風餘韻。其後一變爲假先輩靡靡之習。入人骨髓。於是俗學大行。而斯道不可復振。韓長洲力追大家。以起其衰。善矣。惜繼起無人。終歸於俗。近又以矯俗。不得其道而流爲荒謬。求俗學之庸膚淺陋。且不可得。是可歎也。諸子之從吾學者。時藝耳。乃僕之立教。實以人品心術爲本。實學爲重。而文章在其中矣。夫富貴貧賤有命。而遇合有時。諸子切不可惑於人言。但恪守僕之規約。法脈取之先輩。才氣取之啓禎諸大家。清新絕俗。取之長洲。而面貌則託之今日。透徹精義。無一語之幽深。鎔鑄經史。左馬八家。無一字之險拗。沈之則骨堅。揚之則氣昌。放之則雄闊而無外。收之則不出乎題中。觀其外翕張萬彙。陵轢古今。按其中與題曾不差乎累黍。使高者賞其高。而卑者亦不至病其高。如此而舉業之能事畢矣。尚遇盲者而不之售。則命也。安之已耳。苟急科名而從事俗學。或襲近科之繆戾。即徼一時之倖。大魁天下。是優倡之徒。病狂之子。不顧其出吾門也。戒之戒之。

與某公書

某以士之遊於公卿之門者。多茶然不復立廉隅。動以師弟子相稱。莫之愧。於是斂抑自退。不肯稍有所依附。雖未能遁世絕交遊。而貴人之庭。某之迹亦寡矣。竊聞近江湖者易田。近都市者易賈。習戎馬之場者易勇。遊聖人賢人之門者易仁。且夫君子之德業。所以可久可大者。惟其易知易從。而與之者衆耳。其在同人曰。同人于野利君子貞。傳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然則君子未有不通天下之志。而天下有

志之士未有不當以君子爲歸者且夫不涉溟渤不知海若之足以雄視夫江湖不遇九方歅不知有千里馬不遇蕭相國則淮陰侯以卒伍終身耳乃當今日而有閣下夫天地之判也初有風雷水火次之山澤又次之而後草木生焉鳥獸育焉最後生人生人而天地之責畢矣何也天地無爲而知能盡付於人則惟默默以運其日月寒暑而成天平地皆人之所爲而天地無與焉矣故君相之治天下惟在得人聖人維持宇宙亦惟在於成人然則造就人才非以天地爲心而不負於天地生之之心者其孰能乎造就篤行純慤之士而世風不患其不古造就德言體用兼全之士而聖學不患其不明造就魁雄英異傑特之士而禦亂不患無經濟造就廉惠愛人精能不畏強禦之士而有司不患無吏治造就剛正誠實不撓不欺之士而朝庭不患無直臣造就文學立言之士而文明不患其不盛造就識帝王之要通禮樂之微達古今之變之士而太平不患其不致乃當今日而有閣下今日者天地其生才乎否乎天地所生之才其入閣下之鈞陶而磨礱以成其器乎否乎果爾則其功之及於天下者何窮而流風遺澤之被於後世者又何窮也烏乎某日望之矣

與堉梁仙來書

接堉書展讀知別後頗用愚言益敦孝友德日進學日脩名譽亦日著將來自與古聖賢豪傑爲徒豈徒與潘陸徐庾輩爭雄長哉此僕所深望遠期不憚苦口相勸勉者而今果不負其言快何如之至論文章本乎理氣此實有體認之言理者氣之充氣者文之帥理以充其氣如江河乘勢就下驅駕蛟龍百怪浩

然一往。誰能禦之。雖然。有綱必有目。有本必有榦有支。平天下在絜矩。而禮樂刑政。苟非有精詳之制。則絜矩空言耳。兵法在奇正。假令部伍不分。旌旗鼓角之號不立。則奇正亦虛文耳。文章在理氣。使結構無方。虛實變化無術。則縱有理氣。自無文章。究不能相屬耳。然則用意固有道。用筆固有權。規矩方圓之至也。舍規矩安所寓其巧也哉。願仙來再進而求之。乃僕更有所得。欲與仙來共者。僕從來不談理學。以近日考亭陽明兩派。各持門戶相爭如水火。竊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程朱之篤學操脩雖可法。而迂闊實不足以有爲。陽明之經濟雖無慚於道德。而學入於禪。未免天下詬病。欲判其一而宗之。既不可。欲合兩家而同之。又不可。不得已。所以置身其外。將格物致知心性天命之說。槩不敢道。但求德行無虧。以經濟文章自見而已。乃近有蠡吾李恕谷者。名塨。庚午孝廉。傳其父師之學。倡明大學。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二書。盡闢兩家。直追孔孟。蓋格物有眞詮。而後明親有實學。明親有實學。而後聖人之全體大用。無人不可知。無人不可具。無人不可以格致誠正。無人不可以脩齊治平。其書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今以兩册相寄。自觀而自得之。不能悉言其妙也。其學以六藝爲宗。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通。外有學樂錄一册。仙來故亦講究音律者。應知其妙。其師曰顏習齋先生。博野人。高尚不仕。年七十矣。有存學編一書。說透後儒之弊。直傳堯舜周孔之眞。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僕因恕谷執摯其門。立誓共以明行聖道爲任。內而身心。一致加功。不入虛空。不流汎濫。立省身錄。時刻自檢。外而禮樂兵農。實求經世之務。不騖夸誕。不事繁瑣。隨其資力所近。專一以致其精。如有用我。舉而行之。天下無難。否則

傳之後世聖學終有大行之日耳。此其所就校之僅以文章經濟自命者有不侔矣。仙來得無意乎。

與方靈皋書

都門執別。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念切。念切。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敝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爲活。授徒以養親。視源之父母兄弟俱無。伥伥然風塵哀邁。無尺寸地以自容者。不霄壤分乎。然源已絕意春官不復爲矣。向之爲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已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已。以當已之事。值可已之時而不已。是流俗人耳。吾兄亦言絕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一時感激之言。終不能無羨於時人之得。而欲與競也。不必言矣。如果與源有同心。則源竊有進焉。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汚穢而要祿位。即借之以投時尙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眞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幷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嘻。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地之才。佔畢瞑

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必不足以平天下。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又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雜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雜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纏緜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爲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雜於佛氏。程朱亦隱壞於佛氏。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訾陽明之爲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遙遙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落第後。執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

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脩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亡。而後儒學術支離龐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事。靜坐爲功乎。豈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間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焉。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綱。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世之務。不騖夸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勵。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剛主之

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反覆觀之。精詳體之。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兄之天資高朗渾厚堅強。今人罕見其匹。要亦患學之不得其門。恐信道不篤。見紛華而悅耳。若果有泥塗軒冕之心。毅然矢志於絕學。則源願與同心合力。眞參實究。由共學而適道。而立。而權。不難爾。源今歲赴秦中學使之約。一二年歸來。將母氏兄嫂三柩。葬於先君子之墓而脩焉。卽飄然高舉。學道著書。尋山訪友。終其身於此事。蓋同志無多。期與剛主博求之。天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同聲相應。未必無人。況吾兄夙日同肝膽共性命之友。而可不與之共哉。念之念之。深望吾靈皋之留意於斯也。褐夫近狀聞稍佳。不知其有志於此否。幸以剛主之書示之。如不河漢其言。固吾同志敬義立而德不孤。斯道之幸何如也。祈道鄙衷。俟訂學約。不盡。不盡。

與康孟謀論脩郃志書

頃賜觀耀州志幷佳集。如獲指南之車。耀志精核過於武功。體例嚴整。善於朝邑。誠作志者之金科玉律。而集中所載義士貞女。人人可傳。其足爲郃志之光者何限。源觀近代邑志。往往分而不能合。雜而不能清。氣脈不相屬。無首無尾。層見疊出。總歸於晦昧不明。而其意不過欲誇浮誕飾譎謬媚流俗欺庸人而已。錢明府以貴邑志見委。源自念質魯筆鈍。識卑學薄。無足膺斯任。且今日三秦文獻。自二曲先生外。舍先生更誰與歸。踳部婁於華岳終南之下。競燭龍以區區螢火之光。復何有哉。顧先生以辭嫌不欲聞其事。源遂有所不容辭。不得已。靦焉任之。然其所賴於高明之開途啓鑰而辨是非定猶豫者。固無窮也。俗

之誤以夏陽爲此地久矣先生辨之確不可易乃源更有疑者郃陽爲古有莘地郃卽洽以洽流絕故偏傍去水加邑此朱子註詩之說也詩曰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則大邦之爲莘明矣曰洽曰渭則括地志莘在陳留之說亦不辨自明矣但舊志云洽卽金水東入黃河漢永平年絕其後復流邑人重之呼爲金水今之金水河果卽洽水乎土人謂其經城南東入洛是否水之北爲陽舊志云莘國在縣南二十里是在洽南不得爲洽之陽矣且南去渭水二百里又烏得謂在渭之涘哉夫永平乃漢明帝年號則洽固絕於東漢時乃漢書地理志馮翊有郃陽縣應劭曰在郃水之陽師古曰卽詩之在洽之陽也漢初便以爲郃陽卽呼洽水爲郃水而水經注引詩曰在郃之陽亦以洽水爲郃水曷嘗有洽絕去水加邑爲郃之說乎志又不載其復流何時以水經注考之則元魏之時洽水固經流無恙也朱子之時其復絕耶其久絕耶去水加邑未審出之何典而據之以爲說耶是有莘之境域洽水之源委固未能得其確論矣志又云梁國在縣東北昔晉公子夷吾出奔梁國應與晉接壤且梁山在郃陽之北則縣北爲梁之舊國無疑然春秋書梁亡傳注不詳其地但云秦取之若果在郃邑之北則其地已入於秦何得郃邑乃爲晉地且上郡卽今延安在郃陽西北三家分晉屬魏梁又烏得越郃而爲秦有哉豈秦滅梁之後不久卽歸於晉而史失之耶抑別有考耶水經注載郃陽有徐水入河舊志不載今尙存否舊志所載百良橋頭大浴諸河今不沒否而百良橋頭不言其所歸何耶此皆欲請之高明而求其確考詳疏以相示者昨見尊作四后廟碑文樸茂非時手所及但攷之載籍四后惟大姒確生此

地。湯娶有藝。有陳留之說。不得如洽陽渭涘之無疑。然尙有伊尹耕莘。湯使幣聘之。可證。若女志大任。則斷斷不得謂此地所產。何也。有莘。姒姓也。夏后氏之後也。夏以前無所謂有莘者。安得有穌取有莘之事乎。如以辛非莘。則辛固非莘矣。無庸辨矣。詩曰。摯仲氏任。註云。摯國名。任姓。雖未詳其國何在。然摯固非莘。任固非姒也。又何得以爲莘女耶。趙岐註孟子。但謂有莘國名。幷無今同州郃陽之說。同州乃漢馮翊西魏始名同州。岐漢儒。而可謂之今同州耶。想因他書之訛而誤引之。此皆與郃志相關。不得不辨者。或是或非。幸明教之。君子著書立說。俟之百世而不惑。講習討論。可厭詳哉。今定體例。有師前人者。有獨斷爲之者。有暗與前人合者。首爲總志。師朝邑也。不志藝文。師武功也。傳循吏而表歷官。則師先生之韓城也。不志星野。暗合乎耀州。分選舉於人物。暗合乎武功。而先建置後地理。務爲合。不務爲分。引前言。存舊志。不敢混爲己說。援據經史以定眞妄。爲去取。則皆獨斷爲之者。今總志已成。尙未脫稿。俟錄出。當面質。先此代晤。祈一一教之。

再與康孟謀論脩郃志書

前見復書。伸紙千數百言。甄然色喜。以爲惠我良多。未卒食。投箸起讀之。讀竟。則於所謂金水原委。使我豁然。前因舊志有金水卽洽水之說。不能辨其是非。又不知金水曲折。署中人無知者。詢一隸人云。金水河經南溝東南入洛。洛想河字之誤。僕誤聽。且以爲此水東注迤東南耳。故疑之。疑而正未嘗信也。非夢也。然亦夢也。得教寤矣。橋頭之卽徐水。更有發矇之快。此二說者。拜益拜益。在渭之涘爾雅釋云。涘爲厓

水邊也王風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秦風所謂伊人在水之涘皆指水厓言三百篇中從未有指百里之外爲涘者考禹貢導河曰北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夫九河東北矣逆河又東北矣不曰東北而曰北省文耳導江曰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匯彭蠡也江過彭蠡而東東北且數折始入海不曰東北而曰東亦省文耳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焉知當日渭過漆沮不更東北入河與有幸爲近以省文未之及其後陵谷易次始至華陰入河如今洛之不南入渭而東入河者比哉然無可考矣不得已如尊論亦可存而不論耳若夫不合乎瞽瞍之見而未敢以爲然者有數端請一一爲高明陳之紫陽先生讀書博矣豈後人所敢望然博之中安能無誤誤亦何傷知其誤而正之此正前賢之望於後人而不以爲嫌者若憒然因其誤以爲誤與已不能正其誤又禁他人不得正其誤而使之終於誤此踵譌襲謬之弊所由來豈先儒待後之意哉郃陽之名載在漢志非無考者註謂在郃水之陽漢初卽謂之郃且呼洽水爲郃水水未嘗絕也曷嘗有流絕去水加邑爲郃之說乎紫陽時金據此地已久傳聞之誤如僕所聞金水入洛者甯必其無卽使有據亦不足據況於無據假令紫陽而在質以此說諒必欣然聽采改正之不暇斷無有惡人之正其誤而爲之辭以相拒者何也從來無不受善之聖賢無不虛心之學者也乃後人則反爲之諱以爲斷非無據斷不可輕議一字是直爲古人愚而爲識者所竊笑也讀書考古之識安在乎不敢以爲然者一也禹母爲有幸之女乃世本之說漢儒雖或據世本乃多荒唐不足信夫有幸姒姓夏後豈禹之所自出乎范令不學無識立之祀典所謂非

其鬼而祭之也。摯仲氏任。註謂摯國名。大任明系摯女非莘女。無難辨者。邑人徒見詩與太姒同序於一篇。遂貤及於大任。而朧朦遷就。亦以爲莘女。此自世俗可笑耳。世俗何足責。君子著書立說。固欲考三王俟百世。可隨俗苟同而不一正其誤乎。且僕固非欲毀其廟廢其祀也。特以高明爲文勒諸石。僕且將載諸志。相與欺庸人之耳目。而遺後世之譏。萬不可耳。來教則謂雖考核不謬。人以爲不近情而疑之駭之。而託引以爲山川美盛者索然矣。不論便噫此流俗之情。豈學者所宜出哉。不敢以爲然者二也。其尤不敢以爲然者。則謂脩志之難。不在考核。在人物。夫近代地志之失。其體正在專力人物而不知有考核。地志何昉乎。昉於禹貢。昉於職方。山川土田之高下具焉。遠近險易之形勢辨焉。建國分疆畫井之道存焉。生齒之數詳焉。物產之宜別焉。風俗之剛柔美惡勤惰文野分焉。控制四方之權術寓焉。戰守奇正之兵法生焉。溝洫畎澮川浸湖海之用備焉。三代之盛。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天下之形勢。而其後蕭何收秦丞相府圖籍。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之處。以佐漢王定天下。正以此耳。自漢以下。莫不有地理志。以志郡國。則志之所關豈小哉。而所關豈人物哉。愚嘗以謂不知四方之形勢。不可以志一方。不知平天下之規模。不可以志一縣。故一縣之志雖微。而平天下之規模具焉。乃近代之爲志者。一切視爲故事。譌謬缺略莫之究。相沿爲虛飾僞冒之習。而徒知沾沾於人物。夫人物之紀。固亦不輕。然其專責在史氏。不在地志。地志原以志地。人物之在地志一端耳。後世之體耳。禹貢職方有人物乎。可舍其所應重者不重而獨以人物爲重乎。且夫人物之難固有在。而非所論於郤邑。如以一代之人物。或方數千里。上下數百年。文獻

既已無徵。采訪又苦難徧。加以門戶之毀譽不可憑。是非顛倒。流傳於見聞者莫能一。權勢又從而把持以掣其肘。乃欲操筆而論訂之。是爲難耳。若郤邑不過百里之閒。五六十年之事。其爲人物固無幾。又未嘗有門戶是非之顛到。權勢之顧忌。士大夫公議而舉之。更采輿論以定之。是非取舍。甯至相戾。是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何難焉。僕之所難者。合四方之區宇。以考形勢。稽古今之變遷。以觀成敗。酌風俗之淳漓。爲移風易俗之術。訪閭閻之疾苦。爲興利除弊之方。事之晦於昔者。欲其顯於今。不得施於今者。欲其行於後。故於建置沿革。在他志不過半葉而爲之不過食頃者。僕則爲之十日而後畢。豈好勞哉。以不窮其原。不足以成書。不辨別其非。不足以存是。而三代春秋戰國無專書可考。散見於經史注疏。而說又不一。一一核其實而求其當。在博雅君子言之若甚易。而淺見寡聞之士爲之。固甚難也。使如尊指。是不足以激勵。而進之於高明。但教以勤說甯同。而益遠於好學深思之訓。於僕區區就正求益之心。毋乃拂歟。故曰尤不敢以爲然者。此也。君子之爲學也。心欲廣。欲虛。欲細。不廣則其見有限。不虛則不能受益。不細則不足以知立言之意而得其要。三者甯相因。廣則虛。虛則細。細則愈虛。愈廣而日造於高明。既高且明。而其心愈廣。愈虛。愈細矣。僕幼以羇旅失學。長而謬罹塵網。蹉跎三四十年。以至於今。學殖荒蕪。每有時過難成。獨立無友之歎。欲以餘年勉希蛾術。孜孜求友四方。客歲來西土。熟聞吾兄三秦名士。不憚躡屩千里訂交。非傲世人之廣交遊慕聲氣也。實欲求麗澤之資。以自證其所學。然望瓊瑤之惠。必先先瓜李之投。故忘其鄙陋。輒進說於左右。將求益也。非求勝也。欲相成也。非相競也。乃詳察來教。不但所見不同。

亦若不諒微忱。但欲相距而不顧其言之是非。用是俛俛。歎恨瀰日。不敢復置一辭。乃繼又奉有未嘗細思之說。不覺戚戚復動。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故更白其縷縷欲吐之衷如此。此番或可稍納芻蕘而不以爲罪乎。則其所欲進者。不特此也。來教夏封帝摯之後於莘。因以爲氏。此說自非無據。然夏后氏之後封於莘。帝摯之後又封於莘。一國有二君乎。抑先任而後姒乎。且摯國也。非氏也。其姓任也。非摯也。卽以爲氏。大夫可以祖之字爲氏。諸侯以天子之名爲氏。何代之制乎。以愚所聞。有帝摯封於高辛之說。在今定州。不在郃也。又聞顓頊少子陽封於任。其後奚仲爲夏車正。禹封之薛。商之仲虺、臣扈、祖已。皆其裔祖。已孫成徙國於摯。更稱摯國。大任生文王。而武王乃復封之薛。此摯國之所由而任姓之祖也。但不詳摯地何在耳。詩曰。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必在河南北王畿之內。而不在有莘明矣。又尊作四后碑文。引孟子趙氏註爲證。夫趙氏註。除邠卿無二人也。茲又以爲括蒼趙氏疏。夫括蒼趙氏疏。非趙氏註矣。乃不云前日之誤。更據古本大全而以爲無疑。大全有古本乎。何代之書乎。似皆考核之未及者。梁惠王喪地以東西論。從不聞此孟浪之說。不知何由得之。想誤以愚言出於此乎。愚但考梁國之方域。無此夢語也。至於辨別流俗相傳之謬。於古人原無損。而以爲刻繩古人。何哉。豈隨俗苟同。謂之善善從長乎。似皆理之未可通者。幸再詳察。如何。乃僕更有所不解者。來教既以人物爲難。謂忠孝節烈之湮沒者不少。蓋欲脩志者之不可忽。而又恐燕石之相雜也。固諄諄以闡幽爲志矣。乃佳集所載節義諸人。豈其僞者。又再三教以不得錄入。何意乎。無乃與闡幽之意相矛盾乎。著作當如青田之論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爲

權衡而已不與來教是已乃細觀其中於權之輕重不失宜而衡得其平者幾何哉果平心而論高明或亦有爽然自失者矣

附復書

昨日奉復大教本無不肖之心止以少年失學老益荒愚淺聞寡見則實有之以爲但欲相距而不顧其言之是非則疑之過矣然其心耿耿亦具少許血誠而粗俗庸鄙遂不自知其劣惡如此先生不終厭絕復辱及之幸矣幸矣三千言連讀數次證以初賜長札一一相符何其明辨之乃爾也小巫索然氣盡尚復云云乎洽水入洛疑有無知之人代白故云其妄言爲夢耳在先生未歷其地從何知之亦不得不寄耳目於他人豈以夢言爲吾兄哉拙本所述一人之見也不參之衆人而直入之在我固自以爲無疑安必人之不以爲不然也人誰不欲自是其言自矜其傳說乎未經採訪而入之終不免有偏信古人之嫌此區區之志也示公之意也若諸所諭則敬聞命矣若弟之種種瞽說亦老生常談耳在大雅自能一笑容之

復姚梅友書

源頓首前枉顧深感存注惜未罄所欲言旋報謁而中途爲友事他往未果頃辱惠書益增惶悚細讀來教所見甚大而自任者不輕當今日而有抱負如此持論如此眞空谷足音源所幾幸遇之而不可以數得者今乃邂逅海濱又不以其不肖而謬相推引豈肯交臂失之急欲一談以事羈尙須兩三日而胸中

迫不能已。故先白其區區。唯高明鑒之。來教所云生民治亂之說。乃千古聖賢豪傑所以自任之重。顧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慨自孟子歿而學術分。戡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者。特以章句爲文。兵戎爲武。曾何足語於戡亂致治之數。唐虞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教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內以治己。外以治人。而戡亂致治之具。卽不外此。故其人才。迥非後世所敢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功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事訓詁。最下從事於詞章。於戲。其具將安在乎。然則後世治日少而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變。誠如來教云云耳。乃近代僅有一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加詆毀。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爲眞儒。趨勢附和者徧天下。又何一足與之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勦說。概置不道。獨從事於先王道藝之訓。又以賦質庸鈍。兼之羈窮廢學。錄錄無所成就。苟得一守先王之道。以天下爲己任。而實有其具者爲之依歸。甯不性命以之。而豈特以一人之知己爲幸乎。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惜繼莊已歿。而恕谷亦不能朝夕共學。今見高賢之論。竊幸吾道不孤。可以開途啓鑰左右以成其學。達則施於時。窮則傳於後。但未審高明自任之具。居何等乎。與源所見同乎異乎。更須面質。以訂久要。不敢草草徒作語言文字觀也。惟諒其孜孜嚮學之誠。恕其狂而不惜頑愚之誨焉。幸甚幸甚。

與毛河右先生書

京華拜別迄今二十餘年。人才日以卑下。文章道喪。風靡波頹不可挽。竊歎宋儒承五代之衰。振興儒學。使人尚知孔孟當尊。而六經以傳。功固鉅。但其學以性天爲宗旨。自謂陵唐軼漢。不知陰壞於二氏。致儒者高談性命。不殊瞽代之清言。絕無聖人經綸實學。坐視宇宙淪胥不可救。而害且遺於有明。曩讀先生太極河洛圖書之辯。固恍然於其病源之有在矣。源以燕市狂徒。竊恨聖人之道。久不明行於後世。又不得其門而入。惟置近日程朱陸王門戶之學不講。獨從事於經濟文章。期有用於世。伏聞先生自屏迹林泉。絕意進取。窮經考古。振起千古聾瞶。一埽諸儒掩翳附會支離之說。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敢言。而傍引曲證。確乎有據不可易。源嘗欲負笈從遊。沮於時。未獲所願。後交蠡吾李剛主。自言不遠數千里。問業於門。得所未得。剛主故受學於博野顏習齋先生者也。顏先生乃盡洗宋儒之見。以六藝爲宗。而直溯唐虞孔門教學之旨。剛主所以聞風請正。非以所見有同然者乎。源於顏先生。僅得執贄一見。而先生遂逝。所恃高山之仰。爲斯道之依歸者。舍先生更何人哉。今在淮陰太守姚息園所。息園爲其先少保公求作神道碑文。故附達其區區。儻得一棹錢塘。獨拜牀下。盡質其所欲言。而聆緒論以稍窺斯道之涯涘。應亦高明所不欲揮之門外者乎。顏先生傳幷年譜敍文呈教。曩於剛主處見尊著經義甚多。千祈便中盡賜爲望。啓佑後學。想亦非所惜耳。源頓首。

再與毛河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爲天下之善士。蓋與千數百年之傳人並驅而爭先者。豈某阿其

所好之言哉。實有所見。難爲紛紛俗子道也。前借淮使數行申意。旋接手教。恍啓沈疴。愚謂宋儒於六經。不爲無功。至所講性天。固知其淪於二氏。未嘗以爲然也。然於傳註之謬誤。卻未深究。以淺陋之學。習而安之。多以爲誠然。祇曩爲友人脩郤陽志。郤陽卽洽陽也。朱氏謂後世洽水絕。因去水加邑爲郤。按洽水至今未嘗絕。而郤陽之名。自秦至今未嘗改。且從來引詩在郤之陽。俱郤字。非洽字也。水經幷無洽水之名。洽字亦無水名之說。蓋由唐人石經。以郤爲洽。故誤傳至今。方悟去水加邑。蓋朱氏想當然之詞耳。及讀正事括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嘻。苟非高明博雅。曷能一一證其非。使人不爲其所誤哉。某近讀易。著有書易通言六卷。謹錄其敍幷太極說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知其有當否也。千祈便鴻寄示。以定從違。外有平書三卷。論平天下之法。如取士建官兵農食貨之類。前籌一得錄十二卷。論自周至元興亡成敗之故。但莫能致。明歲當一棹錢塘。獨拜牀下。悉陳其所學。一領啓發耳。至諭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眞得聖人內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顧愚以爲顏先生以六藝爲宗。其說非相河漢。六藝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內外。精粗顯微。一以貫之。童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全。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藝而成六德六行。顏先生實有體認之言。漢儒以六經爲六藝。恐不若周禮爲確。獨此一言。愚見尙未融合。請更質之。姚少保碑文。閎鉅簡勁。方駕蘭臺。非此不足以相發。某別爲一傳。容書寄正。

家大人八十徵言啓

家大人、明末以世職官錦衣衞指揮僉事。先始祖無錫人。從成祖靖難陣亡白溝河。故子孫得世襲錦衣。家大人在職忠勤有識善斷。崇禎九年丙子七月。京師戒嚴。見將相委任非人。城守漫無備懲。甚夜夢天子推轂。授節鉞。甲士數萬環門外。擐甲持戈。縱轡馳馬蹴。驚覺。明日。疽發左股。血流不止。其憂國急公如此。壬午。充正直官。日帥旗尉四百。午門守衞。夜宿禁中。凡天子御殿御門召對。懸金牌侍立糾儀。十一月。京師復戒嚴。奉命守北安門。當是時。京師屢警。中原盜益橫。天子憂勞。家大人常忼慨語人曰。今朝廷有四大弊。而天子不知。戡亂致治。需經濟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門戶方日盛。如其黨。力護持之。殃民蠹國。皆不恤。非其黨。縱有可用之才。或功垂成。必多方排擠。掣肘置之死。而國事所不顧。弊二。武臣。國之爪牙。承平久。右文左武。武臣率不齒於人。入其途者。闒茸不肖。無人狀。弊三。京師天下根本。三大營官軍。皆詭寄糜餉。無一堪用。蓋甲噬於乙。乙噬於丙。更易不知凡幾。而按籍稽名。多隆萬以上人。故名雖軍。實市井遊手與勢家蒼頭。一旦有急。不知何以爲備。弊四。他若賄賂請託。文法資格諸弊。皆其餘耳。天下事日壞一日。吾安得痛哭爲天子一陳之。碎首玉階。以報國恩也。蓋錦衣衞職司糾詰。釐奸弊。比漢之司隸校尉。而堂上官多貪庸。不得人。庶司例不得越職言事。故家大人恆鬱鬱不得志。然奸俠有挾私持廷臣奸利事來告。謀興大獄者。卽尼不行。或一語解散之。故所全者衆。而人不知。凡詔獄提牢。遇大風雨雪。獄囚苦饑凍。以酒食給之。病無告者。給以錢米。梨棗。醫藥必親視。及去。哭聲聞於外。其仁愛多此類。甲申二月。賊警急。奉命巡緝北城。三月十七日。賊薄京師。知不守。自書名牙牌。帶佩刀。十九日黎明。城陷。

釋戎服。易冠帶。乘馬奔帝宮。路遇宮女四出曰。駕崩。駕崩。家大人痛哭呼皇帝。拔佩刀欲自剄。老僕楊坤急奪刀。挽馬至金剛寺大門。和尚者。寺主也。舊與家大人善。是時先兄潔先匿寺中。家大人見潔意不忍。而和尚尉曰。君身尚可以有爲。遽以僧服進。遂爲僧。月餘。賊敗。亂定。始出。數往來盧龍上谷間。後益南遊江浙。交其豪傑。每友人急難。卽挺身出爲排解。禍福不稍動。而深心妙用。足以濟之。性嗜飲。醉益恭。每酒酣談往事。輒泣下。見野史所載誣罔謬戾。而善政多不載。輒泫然曰。朝士存者猶多。奈何聽其誣衊。不一辨正。使聖德不彰乎。於是正其誤。補其缺。別爲遺錄一卷藏之。初家大人幼以孝稱鄉里。生平好義忼慨。而自治甚嚴。少年家居。常以七事自警。書之座右。曰憂勤。曰急公。曰寡慾。曰節儉。曰愼言。曰濟急。曰敎子。故從無廢事。無失言。謹愼刻厲。老而彌甚。其天性然也。壬戌七月。登七十時。寓高郵。攜二子潔、源渡江。載酒尋三山。攀蘿陟巘。探幽壑。望海岳。雲濤萬里。徜徉嘯吟。醉歌句曰。始返。壬申八十時。先兄已卒。源將迎北歸。爲西山北山之遊。敬懇先生大人賜之一言以爲榮。源雖錄錄。無以爲親壽。所獲固已多矣。謹述其生平節概以請。

居業堂文集卷九

論

郊祀論

天地合祀、非禮也。郊者、大報天。萬物本乎天、地亦本乎天、烏可與天並。仲尼贊易之坤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妻不可與夫並、臣不可與君並、地可與天並乎。太祖立國之初、脩古典禮、建圜丘方丘、祭以二至、且盡罷往代黷祀之謬、可謂度越漢唐者矣。及感陰雨、乃謂執古不變、使天地之享、不及人之享、於是合祀大祀殿。幷宋元所遵三代以來不屋而壇之制亦變、而古禮無復存矣。且夫醴酒之設、元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蒿萊之設、先王制禮、非主於反本尚質、不可同於所甚安褻者哉。世宗於百數十年後、毅然排羣下庸俗之見、反古復其初、幷罷太宗並配之位、其見遠出列宗上。張居正於率由兩代之後、顧鰓鰓然更欲合祀並配、不據經典、徒以便人事爲言、欲便人事、曷若罷郊祀爲更便。何其陋也。然北郊經無明文、古者郊社並稱、而社所以祭地、於郊、故曰郊。左廟右社、國中者也。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庶皆可以立。意者、地人之所履、而王者有分土、故得隨所在而祭之。天統於一、非天子不敢以祭天。此所以謂尊天親地、而社之不同於郊歟。周建洛邑、用牲於郊、越翼日、乃社於新邑、亦可見無北郊之義。然周禮雖多後人僞爲、而新莽既爲合祀之說、又存圜丘方澤制、則亦周禮之舊、未可知。而大社王社外、或又

有方澤之祀以報地歟。明制大抵依於唐。而原本儀禮。最爲近古。奈何厭其繁而五齊三酒爵洗之類。不數年而罷。而世宗脩明古禮。亦不之復。獨北郊之可以義起而儀亦稍異於圜丘。則其不必執古而不變也。

老子論

孔子、孟子、老聃。得齊、魯、宋、衞之國而君之。皆能乘時有天下、如湯、武否乎。曰。孔子不過爲桓文。老聃無事征誅。爲湯武豈孔薄而老處其盛與。天道也。人道也。非孟氏王霸之說也。孔子志在春秋。尊周耳。得志行乎天下。惟佐天子脩文武之政而已。肯乘亂取天位。齊桓公管仲之不若哉。風雨飄播。藩垣毀。主人臥堂室未去。此一時也。燬焉、圮焉、蕩焉。又一時也。假令孟子拯七國之亂。則毅然爲湯武無疑也。斷斷不爲孔子。而無慙於孔子也。於戲。道有同、有異、有陽、有陰。人謂老氏以清靜無爲爲道。予謂其道上該皇下兼霸。舉後世權奇陰謀。莫不隱藏其術中。開其端而爲之母。且夫聖人言平天下者。有之。言得天下。有天下者、有之。未聞言取天下者也。老子獨言以無事取天下。噫。取之爲言。何言也。得無非所有、而攘之、竊之之謂邪。有事取者何術邪。無事取者何術邪。有事無事術雖殊。而取之途不同出於一邪。彼老子者。視百代如傳舍。視父子君臣爲芻狗。何有於周。何有於共主。吾知其據千乘之國。必將使天下油然嚮之。闇然歸之。小國懷之。大國服之。遲之久之。相率而君之。彼卽嘿然受之。而周則不待兵革而泯然滅之。所謂以無事取天下者。蓋如此。然則孔子孟子之道。顧可與之同日論乎。吾嘗謂聖人之兵。無奇。非無奇也。不言奇也。

言奇。始於老氏。而暢於孫武。其言至精妙。不可易。然孰謂淡然獨與神明居者。而有是乎。故司馬遷合申、韓於老莊。謂名法皆原道德。蓋聖人以人法天。老氏以天用人。以人法天。極人之變。不失天之常。以天用人。極天之樸。有以開人之巧。孔孟同也。老聃異也。孔孟陽也。老聃陰也。苟非達天人之故。識陰陽之用。未有不以予言爲惑者矣。

李陵論

李陵降賊之罪。豈待辨哉。顧陵以步卒五千。絕大幕。戰匈奴十萬衆。而殲其半。自漢出兵以來。未嘗有。功雖不成。固天下之奇才也。班固失身竇憲。范蔚宗以逆誅。二子生平不可問矣。未嘗廢其文章。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言且不以人廢。況才乎。陵之將略。不但遠出廣利、諸將上。絳灌之屬。亦難與伍。罪無可逭。才實可惜。小儒不知將略短長。雖有奇才。不能識。不過就成敗論之。可悲也已。宋呂文煥守襄陽。元以傾國之力圖之。五年不能克。而朝廷不遣一人一騎爲之援。及力竭城陷。而文煥降。降固罪矣。然五年死守。遮蔽荆鄂。保障臨安之功。胡可泯哉。當陵之請獨當匈奴也。武帝亦壯之。其後以疑似之言。遂不爲人後繼。夫以孤軍入強敵而無後援。其不敗者幾何。是陵之敗。武帝之咎也。若陵之不死。罪在喪節辱身。未嘗誤國。如以國家功罪論之。則陵之功。且浮於罪萬萬也。嗟乎。奇才不易得。苟得其人。不能保護愛惜。使爲國爪牙。反棄以資敵。又令士之操文墨而議其後者。舉其生平而盡棄之。此余所爲扼捥痛惜而涕流也。雖然。才實可惜。罪無可逭。死生之際。可不愼乎。

道德仁藝論

天下之理一而已。聖人乃多爲之名以示天下。而不厭其詳者何哉。蓋理雖一而不能無內外之殊。本末之別。若內外本末之不明。則其爲學也無門而施功也無序。非苦其難而甘於自棄。則入於異端邪僻而不可以復救。此夫子所以有道德仁藝之說也。且天下事吾未能確乎知其所以然。則必不能漫焉以從事。苟漫焉以從事。必不能實踐其事而有得於其心。如此而欲卽粗以會其精。卽一端以見其全。必不得之數矣。是故學莫先於辨道。道本於天而行於人。蓋天以自然之理生陰陽。陰陽變化而日月寒暑相推。五行消長以降衷於下民。於是聖人仰觀俯察而爲之教生養。敍彝倫。明禮義。設政刑。製器用。自書卦陳疇。以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明人事當然之則。羲農黃帝堯舜作於前。禹湯文武周公述於後。其相傳不外於一中而性命之理無不備。嗚乎。德者道之實也。仁者德之全也。藝者道之所寓而養其德與仁之具也。道體於身。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非德乎。德達乎天體。天行之不息。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非仁乎。若夫詩書之文。射御書數之法。以至一器一物。莫不可以見道。而須臾不可離者則藝也。嗚乎。備之矣。且夫楊墨佛老曷嘗不言道。其所謂道何嘗不探賾索隱。窮高極遠以爲德。然皆拂其自然。違其當然。故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是以其弊至於不仁不義。天下有不仁不義而可以言道德。道德不足言。而其論無足觀矣。是故孟子明仁義。息邪說。韓愈述孔孟。闢佛老。而後之儒者教學者以窮理精義。無非以明道而使人不惑其所趨而已。噫。道明。始可以言德。德脩。始可以言

仁。通道德仁於藝。始可以言道。故道、德、仁、無輕重而有內外也。道、德、仁、與藝無淺深而有本末也。明乎此。又何患爲學之無門而施功之無序乎。此夫子所以有志據依游之教也。

脩辭立誠論

夫子之贊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九三。君子居下之上。而不離乎下。非如君相處崇高之位。操政教之權。可以施其德化於天下也。其所以自脩者。在忠信。而所以見於天下者。在脩辭。故脩辭。卽君子之脩業。然而脩辭。難言矣。吾未離乎下。已爲朝廷之所重。吾未處乎上。已爲天下之所仰。一言出而天下傳之。一言出而朝廷采之。於是以之明道。固不難。以之盜名。亦甚易。嗟乎。吾甚有感於後世僞學之亂天下也。二帝三王之爲君。益、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凡其形諸論說。載諸詩書。皆其心性之所全。故錯諸天下。無幾微之或僞。孔孟窮而在下。著書垂教於萬世。雖未嘗盡施於天下。而脩身盡倫。萬世之後。讀其書。誦其詩。莫不有以見其誠。至於漢唐宋諸儒。表彰六經。脩明絕學。其辭豈無過不及之失。然要之本先聖之言。以明其道。究身心之故。以著其辭。言之過。言之不及。有之。言之不誠。則未也。嗟乎。吾甚有感於後世僞學之亂天下也。以爲孔孟以著書傳於前。先儒以稱述孔孟傳於後。則儒者之能事。著書而已爾。稱述而已爾。於是稽載籍。考羣言。發爲論說。著爲文章。顧以之別異同。分門戶。期以自遂其私。雖百世之公。有不顧而悍然立異說。以文其辭。於是卽先儒之說。取其一二浮辭。以示其同。而沒其全體大用之實學。摘其言語微疵。而極詆其學術之偏。以明其異。久之亦遂悍然自以爲直追孔孟。而門人奉之。黨與稱之。乃

或執其宗族、鄉黨、與其左右近習之人而問之。而其生平、或家庭骨肉之間。不能如市井椎魯之自好。或隱行慚德。不可以見鬼神。對屋漏。或寡廉鮮恥。喪失其良心。爲妻妾之所羞。奴隸之所恥。彼其心、不過欲放言高論以欺天下。使天下震驚於其名。不敢議其後。遂欲以欺盡後世。以盜其名於無窮。而不知其的然日亡。不旋踵而敗矣。未能欺一時。又烏能欺後世哉。總之。君子之立誠、由於敬。小人之作僞、由於肆。敬則乾乾夕惕。一舉念不敢自欺。肆則言與行違。既以自欺。遂以之欺世。由是一則爲時中之君子。一則爲無忌憚之小人。夫竭生平之力。祇成爲無忌憚之小人。不亦悲乎。嗚乎。此脩辭立誠之道。學者所宜急講也。

佛法論上

立法。未有不近人情。不亂天下者。聖人立法教人。節其情之過。使不越乎禮。禁止其邪心、暴行。使不陷於非。苟取情之當然者、禁之。迫以必不可從之事。強之以必從。嗚乎。吾見其亂天下而已矣。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曰。雞、豚、酒醴、肥鱻、吾不禁爾食也。食以禮。非禮食。法無赦。男女、吾不禁爾合也。合以禮。苟合。法無赦。人皆曰。聖人範我以禮。而初不絕其情。亦何苦必越乎禮。以干聖人之法哉。此王道所以本人情。萬世可行也。立萬人於此。豪傑數人耳。不肖者、盡然矣。佛以色與酒亂德也。禁之。鮮食傷生。不仁也。禁之。豪傑邪。從其教相忘爾。不則從其教而未能忘乎情。強制焉。妄焉。久且百倍於恆焉。語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所以僧尼之行。師弟子之間、多不可問。而傷風瀆倫紀、爲王法之大蠹。

而莫之禁也。韓文公作原道。歐陽文忠作本論。皆斥其教之非。未究其害之至於此。欲明先王之道。脩理義以勝之。而未深求乎去之之術。所以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其道益大行於天下。而老氏之徒尤而效之。回回、西洋踵而接之。以至鄉里小民。倡左道以惑黔首者。莫不依倣佛氏。而肆爲無父無君之說。嗚乎。佛法之亂天下。如此。有志者、奈何而不爲之所矣。

佛法論中

佛法依中國行耳。苟驅中國。盡從其法、而其法不能一日行矣。客有依主以爲生者。出則訾厥主人、曰。盍若爲客之無累。夫主誠勞。客誠逸。第主盡化而爲客。客將何所依託哉。吾故未暇究乎佛之理。第以其法論。假令佛爲天子。爲卿相。諸侯、牧者、諸菩薩。準人、尹伯、亞旅者。阿羅漢。盡天下之男子以爲僧。女爲尼。而悉去中國之法。絕人事以從事於虛空寂滅之教。嗚乎。彼所以不耕不商賈。侈然聚徒衆而無匱乏之憂者。布施耳。盡天下而僧矣。布施者更何人。且佛之存亡。吾不得而知矣。即以爲至今存。亦佛已耳。菩薩已耳。固不能使天下皆佛、皆菩薩。不能皆佛、皆菩薩。而男女之道絕。不出數十年。人類滅矣。彼將撫空國。招衆鬼以行其法乎。亦視東土之人盡而悵然獨返乎西方也。雲出於山。霾天。晦日月。大風起。不終朝化無有。而雲未嘗絕於天下者。山爲之也。噫。天竺不能無王。無居士。況中國乎。孟子曰。夷子思以其道易天下。佛法不足以易天下。明矣。雖然。滅之實難。

佛法論下

先王之法壞而佛法盛佛法足以補先王之法之衰而其法於是乎益盛蓋三代以上賢才舉之上位授農以田商賈自食其力工食於官而老弱廢疾孀獨者有養舉天下無一失所無告之人當是時縱有佛法而欲人舍其父子夫婦之樂生養之利絕嗜慾毀形異服而從事於冥心參悟民雖至愚必不肯爲也周禮亡而管商用以伯戰國無湯武天下歸於秦雅音不作而樂歸乎鄭衞故佛法之興養民之法廢已久有常業者饑寒不能免流亡者轉死莫之恤一爲僧則無家無賦役安居坐食而無凍餒之憂且夫素封席貴盛立視其骨肉死亡求拔其豪毛不可得而種福田求利則傾家貲長跽奉之唯恐其不受嗚呼爲民如彼僧如此又何怪從其教者日繁而其教大行於天下也儒者有言矣曰鬬之鬬之空言耳曰立法以禁之彼之法公以嚴可達可久道高行脩才智之徒節義之士往往出其中而禍福壽夭輪迴之說深入人骨髓而不可療梵宇縞徒徧天下王公貴人販夫販婦莫不矢心而貞信之夫不究其所以至此之故不爲之所一旦遽絕之於天下嗚乎將使此億兆無業之人安歸乎不推而納諸溝中則驅之爲張角韓山童禍可勝言哉禹之治水也注海注江而疏瀹排決之功可奏下流無歸而塞其橫溢之所以九載而績弗成也吾故爲之說曰民無所歸則佛法不可滅不制民恆產則民無所歸是豈一朝一夕之事迂妄卑陋鹵莽者所能爲乎而儒者乃欲以口舌爭之亦已過矣

賈誼論

兵至大捷之後所恃也勢也非力也乘勢貴速稍緩則勢衰勢衰則敵之人心定而守固吾之氣竭以戰

則不利。情見勢屈。反受其敗矣。吾嘗觀二蘇之論曹操。而笑其不知用兵之勢也。操下荊州。降劉琮。走昭烈。據江陵。合舟數十萬。順流東下。其勢之不可禦。豈特決瀉水於千仞之岡。而注之壑哉。自非子敬之智。公瑾之雄。仲謀之斷。昭烈、孔明之助。羣雄合謀。協力拒之。烏有不望風潰者乎。長公謂操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者。不知勢之言也。且夫長公謂權不可以勢破。而可以計取。何計乎。不過如賈詡之策耳。李左車說韓信。使乘破趙之勢。而傳檄下燕者。燕無人也。吳之君臣。豈傳檄所能下者。卽如潁濱之論。使操用詡言。端坐荊州。結好於吳。吳固不以干戈相向。然孫、劉、瑜、亮、皆蓋世之雄。彼豈不知操以緩計相愚。遂自擔貳。而失輔車之勢。則謂蜀主可蹙者。未必然也。蜀既不可蹙。曠日持久。人心既定。其謀益堅。然後東連吳會之師。西招荊楚之衆。以乘罷敝久勞之操。操亦烏能安享荊州之利哉。後、操既定漢中。司馬懿、劉曄、欲乘勢進攻益州。操不從。居七日。操問曄曰。今可擊否。曄曰。今已稍定。未可克也。夫七日之後。勢卽頓殊。而蜀已不可窺。況欲以持久而破孫劉之交。定江東之地乎。後人不達兵機。泥於成敗之迹。遂謂賈詡之策。可以萬全而致勝。初不知其乘勝而前之勢。爲可用。而曠日持久。爲難用也。軍志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霆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其得勢之謂乎。又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其失勢之謂乎。勢也者。先聲而奪人之心者也。疾用之、則得。緩用之、則失者也。

費禕論

武侯伐魏屢出而無功其後姜維欲伐魏費禕不可曰丞相且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境息民以待能者及禕卒維始得逞其志於是數喪其師卒以亡後世莫不咎姜維之黷武而以禕爲老成深識不可及嗟乎維雖不逮武侯遠甚而侯不能得志於前維顧可大得志於後也隨少師有寵鬬伯比言於楚子曰敵有釁不可失也魏元英聞齊蕭衍舉兵上書曰此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期脫爽幷吞無日而桓元篡晉南燕韓範亦欲乘機幷江淮非以敵有內亂乃我進取之機而大小強弱非所計乎魏曹叡既死曹爽與司馬懿爭權懿稱疾不出主少國疑人心憂危此正天假漢以興復之會禕若大舉伐之而多縱反間益爲離貳爽必不敢授懿以兵即鄧艾鍾會之流皆司馬之人亦必不用而別遣他將他將之來破之固無難者一戰而勝兵不留行矣禕乃閉關不圖進取坐失機會及懿殺爽大權悉歸司馬政令既行才能爲之用斯時雖有諸葛武侯亦不能復窺而維乃不量彼己數與北伐之師其敗不亦宜乎南北分據而南朝獨宋元嘉之政號稱至治魏太武乃埽土與師伐之雖破陷六州終於臨江不能濟及其後淫虐狂悖之君篡弑之禍接迹不絕其爲可乘之釁如元英所云者比比而魏人則皆袖手熟視不敢動彼其心蓋以太武尙不能併江左今雖出兵必不能成功而不知時有不同者烏可一槩論哉吾嘗謂兵無必攻亦無必守必攻則不可以進而進必守則可以進而不進不可以進而進是爲自屈可以進而不進是爲失時然則維固不爲得計禕又豈得不謂之失計哉嗟乎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英雄所爲拊膺長太息者矣

城高池深守禦備固攻之不克又有外援宜可以必勝而無敗然或有爲敵所困終於破陷一舉而兩亡者固敵之善攻亦不善救者之過也救之道二勢欲合兵欲分嬰城固守力不能戰所恃外援而勢不相合固無濟然所貴乎外援以中外夾擊成掎角之勢然後其圍可解使合兵拒守則敵無外懼得幷力攻圍與無援何異哉吾讀史至諸葛誕見滅於司馬昭知其故之由於此也誕據壽春以討司馬而求援於吳吳遣兵三萬救之入其城司馬昭四面合圍深塹固壘以守誕與吳將數犯圍不得出食盡力窮城遂陷使當日吳兵築壘近郊與城中相應則其圍必不得成而堅壁不出以挫其銳分遣奇兵抄其餽餉俟其師老氣沮然後合而擊之亦安見壽春不可救而昭之必不可以敗宇文悉獨官圍慕容廆廆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閒而擊之內外俱奮破之必矣今幷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虞非策之得者也後廆出兵大戰翰將千餘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官遂大敗齊陳伯之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守傅永將兵救之勰令永入城永曰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而大破伯之曩使翰永從廆勰之命則必蹈吳人之轍而諸葛誕之禍且再見於廆勰矣故善攻者非拒其援兵使不得合則縱之入城使不得分吳西陵督步闡叛陸抗遣兵赴之築壍圍內以圍闡外以禦敵晉救至不得入大敗而歸遂拔西陵宋圍太原契丹救之太宗遣兵拒契丹於險契丹敗而太原遂下此所謂拒之使不得合者也成李壽攻朱提晉甯州刺史尹

奉。遣霍彪引兵助之。壽欲逆拒之。費黑曰。城中食少。宜使彪入城。共消其穀。何爲拒之。壽從之。後三月而朱提拔。此所謂縱之入城。使不得分者也。自非然者。攻既不可卒拔。外援又至。勢合而兵分。表裏受敵。雖有百萬。何濟於事。此劉曜所以見禽於石勒。馬燧攻魏博而無功。張敬達大敗於晉陽。馮延魯兵潰於閩海也。

張賓論

知者有定計。有變計。量彼己之力。以爲攻、守、戰、之方。察時勢。爲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斷然行之不疑。是爲定計。若卒然中變。不可用。則又因一時之機。別爲制勝之策。若有定計。而無變計。時移勢異。不知前計之不可用。與知其不可用而計不復生者。烏可以言知哉。古之英雄。其以定計與變計制勝者。固人所共見。獨是以定計而制勝。使其計未至於成功。卽不可以復用。則必更爲變計。而其所爲變計者。初不得而知也。吾於張賓。得一事焉。王浚遣都護王昌。與鮮卑段疾陸眷等。攻石勒於襄國。是時勒初取襄國。城壘未固。資糧不多。又無外援。諸將比出戰、皆敗。人情危懼。賓曰。諸段唯末柸、最強。聞其刻日攻北城。宜鑿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守列未定。突出直衝末柸帳。末柸敗。其餘不攻自潰矣。勒從之。此所謂定計也。及遣孔萇出擊。不能克而退。則賓計已不行。幸而末柸來追。爲勒衆所獲。於是諸段皆敗。向使不獲末柸。則諸段必不可敗。而賓計豈可以復用哉。吾於是知賓有變計矣。雕鶚獨搏於雲表。矰繳不能加。聯駿鶚之足。使之比翼而俱飛。則互相牽掣。不能舉。故敵連兵攻我。我之勢卽遠不逮於敵。而可使立爲解散。或

反因之以弊其一而爲利何者軍無統帥則政令不一而人各有心攜貳之謀有間而可入也秦晉圍鄭鄭與秦連和秦師退而晉亦還智伯與韓魏攻趙趙襄子陰結韓魏反與之共滅智伯而分其地此皆古人已試之明效況以王浚之庸陋諸段匹夫之勇與王昌不相統一設間離之使自相猜貳有何難乎吾知賓之知必將出於此然既以定計成功孰知其變計將如是也賓初勸石勒取鄴以經營河北及至鄴而劉演保三臺自固賓曰三臺險固攻之不易猝拔邯鄲襄國擇一而都之以臨幽幷伯王之業也夫初欲取鄴既乃轉而之襄國非其變計之可見者乎嗟乎晴變爲雨人之所知也月之從星或以風雨人之所不知也吾故推論之見古人因機制變固百出而不窮而敵之連兵入寇者其待之之術有如此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

論

權論

兵之所加。必權其先後而後動。有先弱後強者。有先強後弱者。有先近後遠者。有先遠後近者。有先內後外者。有先外後內者。先弱後強。則吾之力易舉。而強者之勢孤。先強後弱。則強者摧而弱者靡。可以一勞而久逸。先近後遠。圳得尺卽尺。天下可蠶食而盡。先遠後近。則敵處吾圍中。取之如探囊而不勞。先內後外。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無掣肘之虞。先外後內。則功成於外。內難自消。威立而天下可服。楚、漢相距。漢使韓信渡河。東虜魏豹。破趙、下齊。然後合兵以蹙楚。司馬氏欲吞吳、蜀。使鍾會、鄧艾先定蜀漢。後數年。乃大舉平吳。此所謂先弱後強者也。漢三鎭拒命。扈從珂勸郭威先破李守貞。而兩鎭自拔。太祖介張士誠、陳友諒之閒。西破友諒。而士誠束手就禽。此所謂先強後弱者也。秦用范睢遠交近攻之謀。卒兼天下。唐平東都而定河朔。平荆楚而定江淮。此所謂先近後遠者也。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虢滅。而還取虞。李泌勸肅宗先取范陽。傾賊巢穴。而後復兩京。此所謂先遠後近者也。曹操滅袁氏。梟譚尙。破烏桓。然後下兵江漢。岳忠武悉定河南羣盜。然後經略中原。此所謂先內後外者也。唐高祖起兵向長安。聞劉武周寇晉陽。欲返。太宗泣諫。遂克長安。成帝業。建文使李景隆圍北平。燕王出塞千里。併大甯、還。破景隆。遂益南侵而

無後慮。此所謂先外後內者也。先後之間。要無定勢。唯審其強弱。度其難易。相其機宜。懸權而動。不失乎先後之倫。則平天下可運於掌。

先弱後強。先近後遠。先內後外。常也。先強後弱。先遠後近。寡矣。先外後內。偶然耳。自記。

將論

古之論將者、詳矣。余有加於古。余不能也。余不能有加於古。余何論。孔子曰。天下之理。同歸而殊途。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之論。蓋取其殊者同之。博者約之而已。作將論。

得人心者、將之本也。明號令。信賞罰者、將之權也。知彼知己。所以料敵而審勢也。奇正者、將之所以動必勝、出無窮也。任天下之智勇。驅以術而盡其才者、將之用也。明乎山川、城邑、險夷、遠近之形者、將之所以爭先處強。辟患而趨利也。自固者、所以立身於不敗也。陳法、所以爲節制。械器、所以利用也。間、所以離敵之交也。諜、所以先知而預備也。止齊、所以更戰而迭休也。忠義、廉恥、利名者、將之所以激厲三軍而作其氣也。得人心奈何。勝生於勇。勇生於氣。氣生於心。古之良將。必與士卒均飲食。共安危。軫其疾病勞苦。恤其死傷。如父子。故其衆冒白刃。蹈水火。唯將所指。如水趨下。故不得其心。而得其死力者、未之有也。不得其死力。而致勝者、未之有也。明號令。信賞罰。奈何。分數有部伍。統制有偏裨。防奸有禁令。相保有連刑。號招有笳笛。進止有金鼓。指揮有旗旛。亂行者、殺無赦。譁譁奔北、委器甲者、殺無赦。殺掠攘奪、燔燬者、殺無赦。下犯令。上連坐。上陳亡。下連坐。不聽笳笛、金鼓、旗旛之號者、殺無赦。而出奇計。破敵、先登、陷陳、完城、堅

壁壘者。各以輕重受賞。當賞、賤亦必賞。怨仇、亦必賞。此賞罰之大較也。人心得。號令明。賞罰信。可以應敵而無難矣。敵強、驕之。敵弱、陵之。敵治、下之。敵亂、覆之。敵實、待之。敵虛、乘之。敵智、備之。敵愚、詐之。攻守因乎敵之形。緩急因乎敵之勢。奇正因乎敵之情。何謂奇正。曰。難言也。不可勝窮也。行陳營壘。則嚴以固。坐作進退。則安以重。運籌定策。則愼以周。不用詐謀。由險道。縱紕不及。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是爲正兵。或掩旗息鼓。以誤之。或變易服色。以亂之。或伏於草莽山林。以陷之。或設利以餌之。或佯北以誘之。或從間道疾趨。掩其不備而襲之。或擊其西而聲東。以乘之。或形諸此而出彼。以罔之。或以驍騎掠其旁。掩其後。以摧之。或詐降。或內間。從中以潰之。或斷其歸路。餉道。以困之。不以常律。不由軌道者。奇兵也。然此乃以正爲正。以奇爲奇耳。若夫以正爲奇。則形雖正而實奇。以奇爲正。則形雖奇而實正。恍惚變幻。如雷電鬼神。使敵不知吾奇之所在。正之所在。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動必勝。而出無窮。天下有造百尺之樓。而自爲之者乎。必以工。工師有不假一人而自爲之者乎。必以匠。使爲將不任天下之智。而曰。吾智。不任天下之勇。而曰。吾勇。則何異爲百尺之樓者之不以工。而工師不以匠乎。是故任天下之智勇。其術有四。一曰知。二曰任。三曰利。四曰權。知者、結其心。任者、展其才。利者、遂其欲。知以感之。任以勸之。利以誘之。用人之術盡此矣。雖然。有權焉。苟利而辟害。小人耳。善將者既嘗有以試之。則陽示以赤心。而陰爲之備。明假以事權。而晤防其變。可用、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而已。所謂任天下之智勇。驅以術。而盡其才者。蓋如此。有天下之形勢。有一方之形勢。明乎天下之形勢。可以爭先而處強。明乎一

方之形勢。可以辟患而趨利。廣儲蓄。脩城堡。據險阻。謹烽堠。自固之術也。步騎首尾分合。陳法之要也。陳法奇正之所寓。地形奇正之所生。而自固之術。則兵之有正而無奇也。嗟乎。爲百尺之樓者將。而工師智勇之士也。匠者士卒而斧斤器用也。器用不利。烏可以殺敵致勝哉。武剛鹿角。禦奔衝也。龍盾旁牌。蔽矢石也。夷矛突騎。陷堅陳也。長刀巨斧。斬馬足也。弓矢勁弩。射疏遠也。笴禦也。棓擊也。鏢鋒也。鑽鈀擊且刺也。烏鎗射命中。力洞甲也。火箭電發而霆擊也。六合竹熕。工省而力大也。佛狼九子。迭相爲用也。噴筒火幡帆也。虎蹲禦大隊者。地雷崩崖裂石。忽不知其所自也。無敵神飛。守城覆衆也。行馬蒺藜止車禦騎也。雲梯飛樓。望遠審勢也。鉤援臨衝。蟻附登城也。故曰。兵不完利。與徒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五兵犀利。戰之寶也。然使卒不服習。而技不精。與不利者又奚異。敵之所當閒者三。曰良將也。謀臣也。與國也。其所以閒之者亦三。讒其害於彼。誣其貳於我。貨其權奸佞倖。而使之自相離於內。燭之武之閒晉。韋孝寬之閒斛律光。所謂讒其害於彼者也。漢高祖之閒范增。岳忠武之閒劉豫。所謂誣其貳於我者也。秦賂后勝以閒五國。越賂宰嚭以閒子胥。所謂貨其權奸佞倖。而使之自相離於內者也。用閒之術。如此而諜則偵其事。反報而已。凡戰之道。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不整。則亂。亂則敗。故善戰者。必止以齊之。節以一之。前者戰。後者備。後者進。前者休。是以終日戰而力不竭。鬬雖亂而法不亂。故曰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正兵也。凡戰之道。必結人心以養其勇氣。然心有時而怯。則又作其氣以勵其心。是故作之以忠義。而人知勸。作之以廉恥。而人知憤。作之以利名。而人知貪。勸則不恤其身。憤則不顧其死。貪則

不計其害。此三者。將之微權也。故曰。將之所以激厲三軍。而作其氣者。此也。

戰論

勝負未分。善戰者不戰。有必敗之形。善戰者不戰。敵大以強。我小以弱。我不能詐之以謀。善戰者不戰。戰雖勝而卒驕。數戰兵疲。善戰者不戰。川原林谷草澤異其形。險夷迂直輕重遠近通衢異其勢。舟車步騎長短乘寡異其用。利此則害彼。利彼則害此。苟地利未得。善戰者不戰。大寒甚暑。風雨不時。疾疫數作。敵無備。出奇以取勝。敵有備。善戰者不戰。敵人之來。其陳堂堂。其旗正正。鋒銳甲堅。士卒用命。善戰者不戰。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善戰者。必立威施惠。信賞必罰。足食利器。金鼓旗麾。以爲節也。方圓曲直縱橫。以立陳也。步伐止齊。以教戰也。前卻左右分合起伏動靜。以明奇正也。苟法令未行。善戰者不戰。人心未附。善戰者不戰。訓練未精。善戰者不戰。士地荒蕪。倉廩空虛。甲兵朽鈍。善戰者不戰。且夫出軍行師。唯敵是求。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可以數數也。然善戰者。必有先勝之形。而後合戰。不輕於戰。善於戰者也。是故敵無覺。善戰者不戰。敵有人。善戰者不戰。敵強而示弱。善戰者不戰。敵弱而能謀。善戰者不戰。敢問敵已敗亡。可以戰乎。曰。敵自置於死地。所謂窮寇也。善戰者不戰。我可以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全利。善戰者不戰。法曰。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從之吾則可以乘其隙。取之吾則可以攻其亂。形之而敵不從。予之而敵不取。善戰者不戰。偏師失律。爲敵所乘。師徒恐懼。百姓震驚。賞不可勸。罰不可懲。如是而驅之戰。則望風潰耳。善戰者不戰。投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苟未至於死地。而可自守以

觀變善戰者不戰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八陣論

戰必以陣何邪嘗觀諸控拳而鬬者矣左擊則右援右擊則左備上下左右迭爲虛實相應援然後我無閒可入而可致敵閒而乘之且夫陣法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非飾觀具也而或者謂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乃孔明八陣一陣一形一用於戲野戰固不足以言兵然陣法之要唯奇正分合奇正攻守利分合明變化生若詭設物象而奇正無方分合無制則首尾不相應彼此不相援戰不利守不固又何若野戰爲愈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取文王八卦之義而分爲四正四奇特假其名而未嘗有其象四面如一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亦未嘗各自爲陣而異其用且吾觀崇卒之役與明太祖龍江關之戰而知陣法亦平時教戰之術耳崇卒之役爲五陣以相離而卒伍有多寡則地形有廣狹也龍江關之戰命徐達陣於南門常遇春伏兵石灰山側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得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而親總大衆於盧龍山上亦因地形爲奇正也然則遇敵合戰唯視地形何如固不得盡如場圃開方千數百步無邱陵之防溝渠山澤之阻而合爲方圓之陣也不觀之弈乎熟於譜而後可言戰善弈者未嘗按譜以置子善戰者未嘗執法以立陣苟精於八陣神明其用而不泥其迹雖橫行敵國可也

鄭莊公論

鄭莊公於叔段予以名都恣其所爲陷之不義而後除之固矣獨怪以段之材武羽翼成根本固縱莊公先事有備段不能襲鄭有之而公固無如段何也卽如曲沃屢襲晉不克而其勢既成晉又烏能制之哉或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莊公慮之熟矣段不義人孰從之是又不然奸雄欲有爲於天下雖其父子手足不顧必以收人心爲先自非特立不撓之君子未有不傾心向之者觀叔于田諸詩京人愛之戴之已大可見又豈知有義不義乎然則莊公所以一舉而撲滅之者何故嘗攷建文時卓敬請改封燕王於南昌朝廷不能用及文皇靖難欲赦敬或曰使敬計得行陛下安得至此乃殺之蓋南昌去金陵不遠四面受敵苟燕王一動則荊楚可以扼其吭湘湖閩廣瞰其背而大軍浮江乘風不十日可至城下固非北平形勝之區可比由是觀之欲舉大事而形不便勢不利雖以文皇之神武亦不能有爲也然則武姜爲段請制而莊公不許及請京則坦然予之不疑甯非此意乎昔孟獻子請晉城虎牢以偪鄭而楚不能爭漢高祖塞成皐之險項羽不能西唐太宗據武牢以拒建德而鄭夏不能合蓋成皐爲歷代攻守之要害而制卽其地使段據此固不難爲曲沃莊公是以斷然不予若夫京在成皐之東卽今滎陽之地雖大而無險東西交衝而偪於鄭段卽謀不軌可以戰不可以守公則常爲不可勝以待之使之進不能得志則退守孤城亦何濟哉所以坦然予之而不疑聽其完聚而不問而其勢雖成不難一舉而撲滅之也自古英雄之主所以除大憝夷大難者非潛移默奪消患未然則陽厚以毒而陰予以必不可成之勢當其未發固若有飛揚跋扈不可測之憂及其發則談笑制之不終朝而大難已定豈既發而後圖之哉圖於未發之

先。固已久矣。成祖既定天下。高煦陰懷異志。乃封之樂安。謂仁宣曰。樂安、近北京。卽聞變告。可朝發而夕禽之。已而果然。向使封之大國。予以名城險要。則方憂其滋蔓不暇。安能使之束手就縛。不血刃而克之旬日之閒哉。噫。成祖其有鑒於卓敬之謀歟。抑亦得鄭莊公之術而爲之也。

子元論

兩陣相當、先擊偏師以取勝。其法始於鄭子元。周桓王伐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衞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子元請於鄭伯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衞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王遂敗績於繻葛。兵法曰。國之所以戰者、民。民之所以戰者、氣。氣實則鬬。氣奪則走。故善戰者奪人而不奪於人。所謂奪人者。審敵虛實。而攻其瑕。一人勝、三軍之氣俱振。一人敗、三軍之氣俱奪。勢使然也。齊、宋伐魯。公子偃以宋師不整。乃蒙皋比而先犯之。宋師敗。而齊亦還。城濮之役。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先犯之。而晉於是大勝。善乎。季梁之言於隨侯曰。楚人尙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侯不聽。而敗。而吳與楚戰於雞父。公子光先敗胡、沈、與陳、蔡、七國之師俱奔。金婁室與宋戰於富平。以鐵騎衝趙哲軍。而宋四十萬衆俱潰。是皆師子元之遺智。故能摧強如折朽。而反其道如隨侯。未有不破軍殺將者也。是故慕容恪厚積中軍之陣。以鐵鎖連馬而前。冉閔直衝之。遂大敗而就禽。鬬康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淮陰侯以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而先出合戰。故鄧敗於楚。項羽滅於漢。夫中軍、大將之所握也。堅甲利刃。強兵健馬之所萃也。

奇正虛實變化之所由出也敵以中軍爲餌而吾輕進犯其鋒進不能得志反爲偏師之所乘求其不敗安可得乎嗚呼世徒以攻堅犯銳爲良將不知將自有所以爲良者初不以攻堅犯銳爲能也

司馬戌論

予敵生路而敵可死置敵亡地而敵可存曹操攻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操引還而繡來追操與荀彧書曰吾至安衆破之必矣至安衆繡與表軍合守險操果大破之既歸或曰公前策賊必破何以知勝矣曰彼遏吾歸路而予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是故人謂子常不用司馬戌之言故吳入郢吾謂雖用其謀楚亦不免於敗亡也昔者吳伐楚舍舟淮汭與楚夾漢而軍楚左司馬戌言於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克之嗚呼秦穆公伐晉濟河焚舟項羽擊秦沈船破釜甑皆示士卒必死以決勝今戌乃毀吳舟示吳必死又塞大隧斷其歸路吳人深入重地歸路絕前後受敵不死戰其何待乎且楚師既敗吳人從之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吳子從之遂入郢是吳知予敵生路故舉一國如反掌戌乃反之卽使子常不惑於武城黑史皇之言亦幾何其能濟乎兵蓋有先聲而後實者曩使子常固守漢津塞諸險要聲言將毀其舟而塞大隧吳必兇懼解而歸乃濟漢徐行驅其後及於淮汭然後乘其半濟而擊之則勝負之數固有不待知者而決者惜戌之知不及乎此也

魏舒論

堂堂正正以爲伏崇卒之役是也崇卒之役魏舒毀車以爲行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夫毀車爲行遇扼也又以偏爲前拒何哉嗚呼專參伏兵矣且夫奇正之變不外乎三軍而左右有翼有正有誘有伏中軍合戰左右翕張以分敵勢翼兵也偏師先合中軍後出以乘其敝正兵也或左或右佯北以誘敵而中軍橫擊之誘兵也中軍自爲誘兵陷敵於兩拒之間而夾攻之伏兵也何以知專參爲伏兵也善戰者與敵體均勢等無以制勝必詭立形勢予敵以間暴其短而掩其長使敵乘間輕進以蹈吾之瑕然後發其長而疾擊其不意魏舒雖因地崇卒然彼亦徒我亦徒我亦利彼亦利彼固無必勝之形我亦無先勝之策故仍以車爲前拒以誘之而設二角於前以爲伏繫伍兩於後以爲中軍而觀其變彼必盡銳以薄於偏而攻吾之不利吾乃揮其左右疾起以衝其腋而中軍鼓譟犯其前環而擊之衷而殪之此則所謂詭立形勢而予敵以間者也使敵輕進而發吾之長以擊其不意陷敵於兩拒之間而夾攻之者也其立陳之意蓋如此漢高祖與項羽決戰垓下淮陰侯居前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卻楚兵乘之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羽遂大敗曩使淮陰不知以左右爲伏而悉三軍與之以力角又烏能成垓下之功哉或謂韓信固以兩拒破楚舒則以狄未陳而薄之非專參力也曰用兵之道因敵爲變者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奇正開闔瞬息變化見勝則起動不失機唯期乎勝而已舒初欲以誘待來

及見狄驕而無備。輕而不整。勝負已形。遂不待其來而先發制之。此則因機變化以取勝。非其立陳意也。然其立陳之意。胡可以弗識也。

吳越論

周衰。五伯迭興。其後晉、楚弱。而吳、越強。皆不能久。吳夫差爭雄齊、晉。罷民以逞。不知越之議其後。其敗固宜。以句踐之才。既滅強吳。斥地千里。天子賜胙。諸侯致伯。宜可以繼桓文之業。伯諸侯者。且數世。乃亦不旋踵而失。何哉。從來成伯王之業者。其要有二。一曰得人才。一曰得地利。晉表裏山河。有俯瞰中原之勢。楚襟江帶淮。控引京洛。併吞申、息、黃、鄧。役屬陳、許。諸小國。抗旌北首。出境卽爲中原。故與晉爭伯諸侯。相雄長。而秦遏於晉。不得東。穆公但伯西戎。今夫吳、越僻處東南。踰江涉淮。去國數千里。爭衡上國。資糧器甲之用。跋涉之勞。百倍晉、楚。且水土異習。風雨暴露。雖得地不能守。雖勝不能繼。而以之圖伯。不亦難乎。且以齊之強固。而與以管仲。晉之興也。以狐偃、趙衰、先軫、諸賢佐。秦、非孟明不能伯西戎。楚、非鬬穀於菟不能雄江漢。吳、非子胥不能入郢。越、非范蠡、大夫種。不能沼吳。乃齊桓忘射鉤而相管仲。秦穆赦三敗而用孟明。而子胥、大夫種。不免賜劍。范蠡託迹於鴟夷。是齊、晉、秦、楚非徒以形勝而成伯業。吳、越亦非徒以形勢不利而失諸侯。且夫爲國者。不能因地利、得人才。實可因人才、得地利。夫差伐齊。子胥以齊猶石田。故雖勝齊而尺土不能有。申公巫臣。教吳叛楚。楚於是罷於奔命。而吳入郢。是吳不可以爭衡齊、晉。而可以吞楚。向令越既滅吳。使種、蠡得以盡其才而畢其用。吾知其謀。必將從事於楚。而以越之強。乘楚之衰。

其勢必舉。楚舉、則楚之形勢皆爲越矣。而以之圖伯。復何難哉。惜乎。句踐以猜忌寡恩而失之也。

龐涓論

吳子曰。善戰者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故我能出奇勝人。人不能出奇勝我。人欲出奇勝我。我卽因其計所必出者。設詐以誤之。示之以必從之形。予之以必取之利。然後乘其所之。而奪其恃。而敵所謂奇者。卽吾取勝之資矣。吾嘗讀孫臏、龐涓之事。初疑涓得因敵之策。臏在其術中。及馬陵之敗。乃廢然歎曰。涓、誠豎子哉。夫臏旣以伐魏救趙。大敗魏師於桂陵。批亢擣虛。已試之智矣。使涓又伐韓以誘之。臏將復用其故智。乃縱使深入馮城。清野勿與戰。而涓還兵擊其墮歸。背腹攻之。雖百臏。何爲乎。此則因敵出奇。而誤之之術也。乃涓伐韓。初非設詐誘敵。而不復以齊爲慮。迨齊師旣入。乃倉皇而歸。又輕敵速進。過險不備。則其破國亡身。夫豈孫臏之善也哉。吾嘗謂因敵之道。非一端。在敵無定形。故在我無定勢。然知者或能料其情。而爲之備。唯因敵出奇而誤之。潛於九淵。動於九天。雖知者、亦不能不墮其術中也。太公曰。動莫大於元默。謀莫大於不識。孫子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霆。其是之謂乎。

趙勝論

秦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太守馮亭。以郡降趙。平原君受之。秦於是伐趙。陷趙長平兵四十萬衆。邯鄲幾亡。論者以平原君貪利貽害。莫不咎其計之疏。嗚呼。趙卽不受上黨。能必秦不加兵於趙乎。卽苟免一時。韓失上黨。趙益外單。能必秦終不加兵於趙乎。且夫、上黨當河內之喉。有壺關羊腸之險。雄踞西偏。爲趙

藩籬。秦得之。可以扼趙之吭而拊其背。趙得之。可以西抗秦師而阻其東窺之路。卽已入於秦。猶當起而力爭之。況不勞一卒。不費一矢。拱手而取之崇朝之內。何爲卻拒而弗受哉。故吾謂平原君受上黨之降。不爲過。但受其降。當思禦秦之術。受其降而不知禦秦之術。此其誤國之罪。不可逭也。禦秦之術奈何。吾聞有善守者。無善攻。平原君當親至上黨。撫慰居民。悉召官吏豪傑。諭之曰。秦爲無道。侵奪諸侯。諸侯罹其荼毒。韓爲甚。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以億計。今上黨旣與韓絕。不之秦。之趙。甚善。但秦兵旦暮至。鋒銳難與爭。吾按甲待其衰。父老以死守。使其攻不能克。力罷。將士懈。吾然後進兵擊之。可以必克。不然。一戰而敗。則上黨拔。父老無噍類矣。如此。則上黨之民。必竭力死守。不可拔。而吾以全必勝之策。安坐而制其後。取威定伯。且在此舉。又安有長平之禍乎。且勝不知禦秦之術。固矣。及秦拔上黨。進擊趙廉頗堅壁不出。趙以秦閒。使趙括代頗。當是時。趙之執政者。誰乎。頗爲將。非一日矣。尙不知其能乎。括新進輕銳。從未更事。其母力陳其不可。顧聽趙王用之。而默默無一語乎。是勝始不知禦秦之術。終不能專任廉頗。致危宗社。毒生靈。論者不追咎此。顧受上黨是責。是與宋人不知戰守之方。唯歸罪啓釁敵國。但以苟安旦夕。爲弭患經邦之上策者。何異乎。

項羽論

天下之勢有分合。勢分者敗。勢合者成。勢分。則勝勢在人。勢合。則勝勢在我。壯士搏戰。腹心被創。則手足不能運。腹心無虧。縱有所傷。終可反戈以取勝。秦滅六國。威振夷夏。二世而亡。說者謂三代勢衆。秦勢孤。

勢衆、則力多。勢孤、則一蹶莫之救。然始皇二十六年、幷天下。三十七年、死沙邱。二世元年、山東遂亂。十餘年間。其精銳勇健。豈遂無餘。卽孤特獨立、而其威強自足恃。陳勝、吳廣、數百輩。何足慮者。吾於是歎章邯明乎分合之勢者也。陳勝起兵、不數月破滅。而田儋起齊。武臣據趙。韓廣自立爲燕王。項梁起江東。引兵西渡。自關以東。無處非亂。於是勝廣雖亡。而天下大勢已分矣。雖然、人之勢合。能使之分。已之勢分。能使之合。項梁之渡江而西也。合以黥布、陳嬰衆遂數萬。而章邯以全力圖之。梁遂敗死。邯於是引兵渡河。北擊趙。或曰。章邯既破項梁。楚人震恐。因其勢而乘之。楚地可定。乃釋楚擊趙。以致鉅鹿之敗。而遂以亡秦。烏在其知分合之勢也。曰不然。諸侯莫強於楚。而莫重於趙。項梁雖死。楚兵固未大衂。項羽以梟雄之姿。佐以沛公之明略。內有范增、張良爲之謀。外有英布、樊噲、諸猛將幷力合志。各自爲戰。章邯固未能必得志於楚。而趙踞河北。阻漳河之險。據井陘之固。障蔽幽燕。控三齊。而引韓、魏。是時李良殺武臣。張耳、陳餘、立趙歇。國勢未固。使邯攻楚不拔。曠日挫勢。然後引而北嚮。則楚躡其後。齊擊其膺。而趙人心附。險要守。不可復窺。燕、齊、楚、趙合從。脣齒相應援。而邯進退失據。一戰而敗。則坐成禽。豈所以分諸侯之勢乎。嗟乎。首難者、雖陳勝、滅秦者、項王也。入關者、雖沛公、滅秦者、項王也。章邯既已破楚。乃留楚爲後圖。而乘破楚之威。因趙新立。以疾擊其無備。趙王敗走鉅鹿。邯於是日夜攻圍。諸侯兵救趙者十餘壁。莫敢縱。使邯破趙。定河北。則燕、代、無齊、楚齊、楚、無燕、代。傳檄燕代。不血刃而可定。席卷三齊。不終朝而可拔。然後旌麾南指。捲甲直造彭城。雖有知者。不能爲楚謀矣。項羽乃矯殺宋義。悉引兵渡河。沈船破釜甑。與秦兵九戰。大

破之。虜其將王離。章邯引卻。遂救鉅鹿。存趙。夫然後諸侯之勢合。夫然後秦之勢分。而諸侯不可以復制。是項王鉅鹿之戰。非特存趙。實所以轉敗爲成。而合天下之勢者也。後楚漢相距於滎陽。韓信乘閒定河北。先滅趙。次滅代。燕望風而服。齊不戰而潰。於是西楚之勢孤。而漢之帝業立。故黃歇說秦昭王服韓魏。而注地於齊。則燕趙齊楚不待痛而自服。蘇轍論六國。亦以四國當助韓魏距秦。則秦不能得志於天下。何者。韓魏爲天下之中。秦得之。則六國之勢分。諸侯得之。則六國之勢合。趙於秦楚之際。亦戰國之韓魏也。使章邯擊趙。而無項羽。則天下之平久矣。於戲。能合諸侯之勢以亡秦。不能自合其勢以距漢。英雄之士。所爲拊膺長太息者也。語曰。善始者不必善終。其項王之謂乎。

李廣論

有兩人出而挑戰者。其一帶甲擁盾。斬將搴旗。而功爲最。其一袒裼大呼陷陣。所向披靡。而功亦最。是兩人者。何去而何從乎。夫挺身決戰。必皆天下材士。勇冠三軍。而技無敵於天下者。第袒裼陷陣。必遇非其敵而後可。苟技勇與之埒。而帶甲擁盾以當之。則彼有不可勝之勢。而此有可敗之形。吾恐其以袒裼自誤矣。李廣程不識。皆漢名將。廣行無部曲。行陳不擊刁斗。自衞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治軍簿至明。亦未嘗遇害。於是敵畏李廣之略。而士卒亦樂爲廣用。烏虖。古節制之師。將士效命。得其心也。三軍肅清。軍制定也。左右應揮。旌旗明也。進止合度。金鼓節也。闕亂而法不亂。部伍整也。可望而不可犯。營壘固也。可犯而不可襲。儆備嚴也。自固之法無不備。待敵之術無不周。森然肅

然。嶄然、截然。正兵不能破。奇兵不能掩。突兵不能衝。伏兵不能陷。此之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且夫李、郭齊名。而人皆樂子儀而憚光弼。似郭之將略優於李。及相州之敗。子儀及諸節度之師俱大崩擾亂。不可收拾。光弼獨全軍而返。非節制之效哉。易曰。師出以律。荀子曰。秦之銳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不識之爲將節制之師也。帶甲擁盾。而陷陳者也。愼毋慕不拘古法之虛名。致相州之實禍也。

趙充國論

兵貴速。乃有持久不輕於戰者。待敵之衰。而乘其閒也。敵氣方銳。未得其閒而擊之。是爲拙速。若已得其閒。復徘徊觀望。不急赴利。必遷延失事機。縱敵而遺後日之患。魏太武擊柔然。大破之。不敢窮追深入。柔然復集。遂世爲邊患。趙充國破先零。不進兵而留屯田。其迹與太武無異。乃竟以不戰而收全利。其故何與。獵者逐獸。一發而中。而不足致其死。則必因其負痛。倉皇辟易而狂奔。盡氣以禽之。稍縱則逸。不可獲。若中其要害。雖橫軼駭竄。不數里將自僨。又何必竭人馬之力。馳騁於荊榛邱隴之閒哉。吾觀充國前後諸奏。蓋知先零必不可復振。故不戰而收全利。使當日稍遲時日。先零即收其餘衆。得據險自保。或遠竄沙漠。而不可復制。則充國必將乘其破壞。輕行迅埽以殄滅之無遺。又豈爲是迂緩之謀。坐失事機而貽後日之患。世之爲將者。或不見勝。而輕合。以拙速取敗。然周亞夫之破吳楚。皇甫嵩敗王國。曹操破馬超。唐太宗禽薛仁杲。其始皆深壁閉壘。不輕於戰。及其後。則震發電赴。慄悍迅疾。脫然如饑鷹搏兔。無時刻遲疑輾轉。而曾操則以逡巡漢中。失益州。桓溫逍遙中流。而敗於襄邑。吾恐爲將者。或有得於老成持重

之謀而復陷曹操、桓溫之故轍於是乎言

鄧禹論

兵以利動以利敗善戰者誘敵以利而覆之雖累敗之餘可一舉而得志昔鄧禹受命西征所向克捷而赤眉新破長安鋒方銳禹乃休兵北地待其衰光武屢趣之不得已出戰數敗光武以馮異代其任禹恥於受命無功更以饑卒邀戰遂大喪其師遁而歸嗚呼勝負何常禹於馮異入關之時固有因敗致勝之策惜禹之不善用之也楚使盧戢黎侵庸庸人敗楚或請濟師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於是滅庸石勒與姬澹戰使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伏兵夾攻大破之使禹能出石勒之計約馮異悉其精銳伏於險而再與之戰以北赤眉狃於數勝必輕進逐利而禹雖屢敗之餘可反因之以收師叔之功何其計之昧乎此也孫子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又曰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古之名將用此術以成功者衆矣禹能定天下之大計而不能決機於兩陳之間豈將略非其所長乎漢景帝使周亞夫禦吳楚亞夫請曰吳楚輕慓難與爭鋒請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破也帝許之亞夫遂堅壁昌邑梁數遣使求救不聽以至天子親降明詔趣使救梁而亞夫終守前議不奉詔故卒破吳楚而成功禹之初計何嘗不善使光武不從中制聽其固軍高壘養威蓄銳俟赤眉氣衰食盡解散東歸然後鼓行而隨其後安在禹之不能滅此朝食也光武既昧於授鉞之義禹又不知君命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則其受命無功君臣兩分其責可矣

居業堂文集卷十一

論說辨

庚翼論

陳同甫曰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庚翼之不能成功以無一定之略也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料敵之堅脆強弱以爲兵之先後而奇正虛實之形分合之數莫不預定其略於胸中如善弈者之勝算定於前而收功於其後故天下雖大可以從容談笑坐制之而有餘當翼之時僭竊者趙與蜀耳中原河北秦晉之地悉入趙石虎雖凶淫無道而地大兵強難以力勝蜀區區一州之地而李壽君臣又皆庸才無大略此可以出奇破已翼既以興復爲己任當駐兵襄陽倚糗糧時訓練聲言備趙蜀自懈弛無備乃密令庾冰代守襄陽而親帥輕兵溯江西上如呂蒙之襲江陵晨夜倍道入其險要直擣成都彼不意吾兵猝至鼓譟乘之可不戰而定蜀中既定乃遣使約涼連兵以圖關中而檄襄陽之衆趨宛葉以衝其腹心慕容之師下遼海而窺其肘腋彼備多則力分而勢弱吾勢衆則制人而不制於人昔諸葛武侯說昭烈曰將軍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親帥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則漢室可興伯業可成矣周瑜亦欲西幷劉璋與馬超連結還據襄陽以蹙曹操蓋荆襄巴蜀險夷遠近各異其勢乃奇正之所生或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或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古之欲以南幷北者其謀大

抵如此。使翼出此。得中原、則三輔不能支。得三輔、則中原不能守。然後合兵四面以蹙之。虎固將拱手而就縛耳。惜乎翼有興復之志。而無其略。所以敗於丹水、而功無成也。吾嘗謂昭烈既取益州、荊州雖分江陵固在。使其能如孔明之策。令孔明出襄陽。樊向宛葉、趙雲固守江陵以備吳。而親出秦川。又與孫權合力。使出兵淮右。東西牽制。互爲奇正。吾恐曹操雖強。未得安枕而臥也。乃徒委之壯繆。又令與師北伐。使吳人得襲幷荊州。而漢業遂不可復振矣。嗚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六出祁山。亦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謝安論

或曰。淝水之役。晉有可勝之理乎。曰。然。曰。謝安圍棋賭墅。知晉必勝。秦必敗。故鎮靜若此乎。曰。否。秦伐晉。非出萬全。故晉可勝。而晉之所以勝秦者、倖也。非廟算之勝也。攻者利於速。守者利於久。攻者速、則敵不及爲備。而破竹之勢可乘。守者久、則敵師老力屈。吾得以觀其變而乘其隙。漢末、青州黃巾百萬、入兗州。太守劉岱欲戰。鮑信曰。賊衆我寡。百姓震恐。不可敵也。不如養士卒之力。先爲固守。彼求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然後選銳擊之。可以必破。岱不從。果大敗。夫秦以百萬之衆。行行然乘其初至之銳。求逞於晉。而晉舉什不當一之衆。攖其鋒。而欲以力勝之。已蹈劉岱必敗之轍。而反以之勝。豈非倖乎。且夫敵無強弱。唯在所以應之。誠應之不失道。敵雖衆而能謀。吾亦可以自保。若其無謀。主客異勢。勝在我矣。秦之強。雖十倍於晉。然不知據上流攻之。出奇誤之。而傾國以出淮南。無能爲矣。安若命諸將守要害。清野嚴備。禦以待。至則馮城不與戰。而親帥水軍、沿江上下。備其分兵襲建康。別命桓沖將輕兵擾其餉道。彼深

入吾地攻城不拔。無所掠。出奇不能。情見勢屈。必將有變。然後運奇奮擊。此則應敵致勝之策。而安未聞出諸此也。或曰。朱序、慕容垂、從中潰之。安與二人已有成謀。不爲倖勝。是則事後成敗之論。臆度之詞。夫序之通晉。在壽春兵已將交。非預定之略。垂若通晉。何以史無明文。如序可考。且法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卽果與二人有成謀。而徒恃之爲致勝之策。亦不得爲非倖。又況其不然也。嘗考苻堅下詔伐晉。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噫。安之命駕出遊。而云別有旨者。我知之矣。

苻堅論

謀攻之道。非爭勝白刃之前。非恃衆焉威強。兼弱噬小。非自爲孤注。決勝負於一戰。必先有必勝之謀。經營數年之久。規模已定。然後審時觀釁。乘機而發。故用力甚微。而坐收全利於天下。昔晉武帝欲平吳。使羊祜鎭襄陽。祜表十濟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因請曰。今若舉梁、益之師。水陸並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抵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形分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如此軍不逾時。可必克也。厥後平吳。卒如其策。而吳人郢。亦以子胥之謀多方以誤之。楚人旣困。始一舉克之。是皆有必勝之算。而後大舉。不待張軍。而勝負已分。非徒恃其強。以力爭天下也。嘗怪晉室旣東。君臣晏安酣縱。淸談相尙。武備不脩。紀綱不立。而苻堅豁達英武。雄略蓋世。舉百萬之衆。向江東。飄突震蕩。勢若決滄海而下衝波。宜可以無晉矣。乃晉以數萬衆當之。遂不戰而潰。何

哉。天之所以限絕南北者、江。巴、蜀、當其首。荆、襄、踞其背。淮南控其尾。扼其首。拊其背。乘上流以攻之。奄忽千里。敵既不能禦。而舟楫之長。又與南共之。故下流迎刃而解。若但從事淮南、以蹈其尾。彼既得併力固守。而舍鞍馬。仗舟楫。又豈能與吳越爭衡。此魏武所以裴回濡須、不敢進。佛貍破陷六州不能有也。然此皆不得巴蜀、荆、襄、不得已而出此。若堅之時。周虓降而巴蜀平。朱序執而襄陽拔。晉上流所恃。獨江陵耳。用兵之道。有奇有正。以形示敵、而乖其所之。是爲奇。據要害。堂堂正正以臨之。是爲正。正以奇用之。敵則不知其爲正。奇以正用之。敵則不知其爲奇。奇、正、莫測其端。然後敵不知其所守。而唯吾之所欲。使堅命鄧羌或權翼守巴蜀。預治舟船。備順流之計。而以大衆東取壽春。命苻丕鎮撫其地。廣儲蓄。繕甲兵、習戰陳。張聲勢。圖進取。又時出奇兵擾其邊疆。而襄陽則偃旗息鼓。常若無人。彼見我經略淮南。而無意荆襄。則揚州之守必重。而上流不得不虛。然後命苻融帥精兵十萬。掩其不備。襲取江陵。益州水軍。同時俱發。西陵、江陵、不能相顧。一不支、則俱潰。於是順流乘勝長驅。直指建康。而壽春之衆。又建旗鳴鼓。橫江以濟。雖有管、樂。不知所以爲禦。況以晉之君臣。當衰弱之餘乎。堅不出此。而耀兵淮南。與之爭一日之命。豈謀攻之道者乎。嘗考秦既滅燕。王猛爲相三年。取梁、益。未必不爲圖江左之計。不幸猛疾。乃謂堅曰。晉正朔相承。願毋以晉爲念。彼豈果以晉不可伐與。蓋以堅將帥之才不足。伐晉必欲親行。一不勝。則鮮卑必乘隙而起。不欲斥言。故託詞以止之。而惜乎堅之終不悟也。悲夫。

唐太宗論

古之善圖天下者。必深固根本。先除腹心之害。使無後顧之憂。然後以全力爭天下。故可以定天下而不難。吳夫差爭雄齊晉。而越入吳。關壯繆圍襄樊。禽于禁。威震華夏。而孫權襲取江陵。皆徒知進取。不知防其後。故雖戰勝克敵。終於自斃而無成。李密逼東都。唐高祖遣太宗督軍十萬救之。隋人閉門不出。李密來爭。而城中多欲爲唐內應者。太宗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乃引還。高祖既得長安。已據形勢。何爲未固。且東都五達用武之地。既有內應。取之甚易。顧委而去之。何哉。盜伺蕭牆。不爭千金於郭外。千金非不利。恐盜乘閒入吾室。雖獲千金。不能有也。是時唐雖定關中。而李軌據河西。薛舉跨隴右。負強阻險。虎視長安。使唐取東都。李密必盡銳攻圍。而密兵精食足。其勢方張。少留兵不足以守。多留兵長安空虛。而河隴一旦乘虛竊發。大舉入寇。不歸救。則長安危。歸救。而密又議其後。腹背受敵。進退俱困。非危道乎。故不若留東都予隋。以遏密之勢。餒東都於密。以疲其力。而綴東都之兵。吾得優遊以平河隴。河隴既平。金城千里。悉入版圖。然後厲兵秣馬。東向以爭中原。進可以乘敵之衰。退無腹心之患。得寸卽寸。得尺卽尺。天下固指撝而定矣。燕謀伐宇文。慕容翰曰。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關之志。今伐宇文。必掩吾不備。宜先除之。既取高句麗。還定宇文。如反手耳。而諸葛武侯先定南中。而後北伐。曹操先平呂布。破先主。而後擊袁紹。無非此意也。世徒見太宗平東都。定河朔。廓清海內。勢等摧枯。疑若天幸。非人力。孰知其釋東都平河隴。得固本自強之策。而後能席卷天下也哉。兵法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彼世之欲速以取敗。見小利而忘大害者。皆不知先爲不可勝

者也。夫不汲汲於目前之小利。而先置身於不敗。雖小可以制大。雖弱可以制強。況處強大之勢。而欲功之成也。曷難乎。

李密論

嗚呼。隋失其政。豪傑競起。晉陽未興。固李密獨雄之時也。密奮身亡命。出奇制勝。據倉粟。招徠遠近。豪傑景從。帶甲數十萬。以之定禍亂而成王業。直反覆手之易。乃一戰而敗。遂以不振。抑獨何哉。嘗觀荀彧說曹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自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密之失。在竭力攻東都。不知據形勝爲根本。所以一敗不可復振也。或曰。密不從柴孝和西取長安之策。固所以自取滅亡乎。曰否。是時隋兵尚強。東都屢敗之餘。猶能自守。況於長安。使密縣軍深入。攻城不克。頓兵挫銳。將士思歸。隋因其弊而乘之。勢必瓦解。密之不從。未爲失策。然則爲密計者。奈何。自古英雄。當草昧之際。莫不擇其地之便利。爲吾力所易舉者。乘間疾起而取之。皆可資之以成大業。非必得關中而後可以有爲。密當釋東都之圍。留裴仁基、徐世勣等固守倉城。多設疑兵。使東都不敢議吾之後。而親帥大衆。東徇齊地。席累勝之威。乘將士之銳。長驅電埽。勢無不克。既定齊地。除苛政。賑饑乏。招流亡。舉賢才。立綱紀。據險守要。務農息兵。轉諸倉之粟。以實山東。竇建德、朱粲之徒。皆已歸附。俱厚加撫慰。使爲我用。俟人心根本既固。然後因建德之勢。以定幽、燕。使利盡東海。無北顧之憂。地廣兵強。形便勢利。於是而天下可圖矣。項羽王梁、楚九郡。地錯諸侯間。無險阨以爲固。漢得以燒其積聚。彭越爲遊兵苦楚。故百

戰百勝。終斃於垓下。漢高帝數遭挫衄。而關中晏然、無侵擾之虞。常轉漕調軍。供其困乏。於是屢敗屢振。黎陽、洛口。雖有積粟。乃四戰之地。不可以守。齊地負山阻海。北接燕、趙。南控江、淮。利、則進取不利、則可以退守。使密據燕、齊之地。內脩政事。外觀時變。唐兵未起。則乘閒以併江、淮。招撫杜伏威。與之分兵定吳、越。而圖梁、楚。唐兵既起。則陽與交好。而乘虛襲晉陽。連結梁師都。辭舉使連兵以擾關中。唐固不能舍長安而東顧。然後大舉以平東都。觀兵崤澠。則長安危。下甲南陽。則江陵震。天下縱有未一。有不傳檄而定者哉。或曰。王世充悉衆擊密。使密不惑於諸將之議。乘城固守。以老其師。簡精銳。逼東都。牽其勢。則世充可禽。東都可下。又何有於敗亡之禍乎。曰。然。然而密雖得東都。終無濟大事。何者。洛陽四面受敵。無異於黎、洛諸城。密得之。亦亡。不得。亦亡。直時月之閒耳。嗟乎。知者遇時而不惑。勇者見利而不失。值難遇之時。見可乘之利。而因循坐失。雖以蓋世之雄。終不能不受制於人也。英雄之主。其鑒楚、魏所以亡。思漢、唐所以得也哉。

岳忠武王論

岳忠武以步卒八百。破金人十萬之衆。論者曰。心一也。固矣。曰。氣奪之也。固矣。然以步卒數百。當百倍有餘之衆。恐忠武不徒恃乎心與氣也。語曰。善戰者以長擊短。不以短擊長。敵長、我短。固不可以擊敵。敵長、我亦長。亦不可以擊敵。何者。敵長、我亦長。必交鋒而後決勝負。交鋒而後決勝負。是先戰而後求勝矣。善戰者唯敵之長。則置而不用。第求其短。以破其長。使之乖其長。而誤於短。則不待交鋒。已有先勝之形。雖

以至寡當至衆無不可也金人自起兵海上以來每以衝突爲能選驍騎銳卒爲拐子馬專以陷堅陳覆大敵忠武爲旁牌麻札刀牌以禦矢刀以斬馬足誠士卒入陣勿仰視第斬馬足拐子馬三馬相聯斬一馬足而三人廢斬百馬足而三百人廢且不必一一斬之人人廢之吾乘其長而奪其所恃出其短而制之以其所不利彼將惶顧擾亂奔潰不暇又何論於衆寡之不敵哉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虎豹雖猛爪牙不利亦不足以噬人兵雖強而器用不精亦不足以克敵故器用利一可以當十利於我而大不利於敵一可以當百岳忠武以至寡當至衆而破之如猛虎之獵羣羊用此道也嗚乎一其心養其氣用其長戰法思過半矣

韓蘄王論

兵有不幸敗也不幸敗者大事去獨力不能支即事權不一或敵強力竭援絕自非然者必其謀之不善未有謀之盡善乃不幸而敗者吾嘗謂韓蘄王江上之戰其敗非無故矣或曰五兵當短長相濟世忠舟有大無小昧其義矣乃致敗之故與曰宋高宗聞金將由海道窺浙遣世忠控守圌福則所將固海師及兀朮陷臨安世忠扼其歸路倉卒別製輕舟勢不及則亦所遇之不幸未可以事後論也用兵之道存乎變變則生變則通變則神處敗勢而能變終於勝處勝勢而不知變終於敗漢昭烈連營七百里以誘吳吳既持重不與戰乃相持數月而計不復生遂大敗於秭歸齊建安王休仁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不決張興世曰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乃以奇兵數千潛出錢溪遂大破劉胡而顗等自潰夫兀朮雖屢

敗而兵強。資糧不乏。援兵又至。吾但阻其歸路。而未能制其死。非出奇不足以勝之。若遣奇兵自上流潛渡。乘夜襲其後。而以舟師夾攻之。則兀朮可禽。而其衆不戰自敗。且夫兵大勝則乘勢。持久則出奇。持久而不知出奇。敵將生心。反受其敗。世忠謂水戰、非金人所長。吾但沿江上下。安坐制之。彼必不能越我飛渡。不知我不爲變計。勝彼。彼將爲變計。勝我。烏有相持四十八日。不爲變計。以決勝而不敗也乎。或曰。古之相持數月。而後出奇制勝者多矣。五旬亦未爲久。而長技自足以制之。其敗終不幸耳。夫兀朮以十萬衆破建康。下臨安。橫行江表。世忠力固不敵。幸其無遠略。棄而歸。得據要害以塞其衝。故唯有乘其欲歸。計無所出。可出奇制之。勢不容稍緩。使當日卽無閩人之策。兀朮駐兵建康。不汲汲北渡。呼江西之衆與之合勢。而使孛堇、太乙、南北掎角。迭出以攻其弊。則世忠將以八千水卒。登岸而與決勝負乎。抑踟躕中流。徒恃長技以制勝也。噫。謂長技無敵於天下者。匹夫之見也。未有長技而無破之之術也。

伯顏論

漢、吳、楚、反。桓將軍說吳王。所過城邑、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濞不能用。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由是觀之。引兵深入敵境。不直衝其腹心。而淹留攻取城邑。策之下者也。然明太祖伐北。常遇春欲直擣元都。太祖以爲不利。乃先取山東、河南。而後進兵。又何說與。齊蕭衍舉兵襄陽。時齊將張沖守郢。房僧寄守魯山。諸將欲併軍圍郢。而分兵東下。衍曰。魯山據漢上。而僧寄以重兵固守。使吾悉衆前進。僧寄必絕吾後。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乃遣諸軍濟江、偪郢。而

自圍魯山魯郢既拔後乘勝而東風靡瓦解長驅入建康由是觀之引兵深入敵人之境必抉其藩籬摧其重鎮而後前進策之善者也然唐高祖攻河東不下太宗以爲兵貴神速乃引兵徑趨長安又何說與王子曰吾於此知伯顏之滅宋焉兵無定形各因其勢醫之用藥各因其疾之寒熱爲之方用藥不同同歸於效吳楚有齊趙之援太祖則孤軍深入故吳楚可以直走洛陽太祖必先取山東河南而後可以得志蕭衍舉兵勝負未決齊人心固而兵力強唐高祖既大破宋老生兵威已振長安自望風震潰故蕭衍必拔魯山而後可以東下唐高祖不必取河東自可以定關中勢有不同無足怪者吾獨怪伯顏兼其術而用之而各得其勢之所宜也其伐宋先以重兵圍襄陽依山築壘貯兵儲絕聲援爲久駐必取之計五年之久未嘗分一旅窺江南此非蕭衍圍魯山太祖取山東河南之計乎及襄陽既拔然後大舉渡江於是漢鄂相次俱下而江陵獨爲宋守顏乃留兵規取荆湖而自帥大衆趨臨安此非桓將軍據洛陽武庫唐太宗取長安之策乎當其始猶破竹欲迎刃而解必先破其端及其後猶盜已入門庭即無恤乎閭閻之戕吾故備論之見元之滅宋實有得於天下之大計而非金人豕突狼奔之可比也

耿炳文論

兵法有以攻爲守亦有以守爲攻以攻爲守如麋與百濮伐楚蔿賈請伐庸而百濮乃罷是也以守爲攻如趙充國屯田湟中而先零自滅是也故唐太宗謂攻守爲一李靖以爲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非以其有相通之法與靖難之禍齊黃庸疏誤國不待言而耿炳文以三十六萬衆敗於眞定又不知攻守之

法也。戰必克。攻必取。敵之所謂勇也。吾則屈之以不戰。而罷之以亟攻。則其勇將自怯。陽施陰設。變詐百出。敵之所謂知也。吾則時備不虞。而嚴以自守。不貪小利。而制之以定計。則其知將自愚。能使天下之勇者怯而知者愚。然後可語攻守之術矣。燕王善戰能謀。又乘騎虎之勢。不可以力勝。爲炳文計者。莫如以守爲攻。親總大軍於眞定。分兵十萬屯河間。別請於朝、遣良將二人。一督遼東之師。屯山海。一督大甯之衆。軍松亭。俱憑城依險。爲固守計。而各出奇兵攻其旁郡。一軍出其東。彼必來救。吾則斂兵不戰。而一軍出其西。彼引而西。我又起而出其東。東西南北。更出迭入。來、則不戰而辟其鋒。去、則不追而擾其境。使之往來奔命。罷於道路。而終不得一戰。士氣日沮。資糧日乏。不出一年。可以坐困。且夫臨大敵而分兵。不厚其勢者。必敗。袁曹相持官渡。紹遣淳于瓊等北迎糧道。曹操襲破之。紹衆遂不戰而潰。韓璞、劉允相持洮水。璞遣辛巖督餉金城。允襲巖於沃干。敗之。進逼璞營。璞衆亦敗。蓋以寡禦衆者。難爲力。辟衆擊寡者。易爲功。而三軍之士。心壯、則氣勝。心搖、則氣餒。故善戰者與敵勢不相敵。往往襲其支軍。以搖其心。而自作其氣。氣盛、則莫當其鋒。心搖氣餒、則不戰自敗。所固然也。炳文駐兵眞定。而分屯河間、莫州者。俱十萬。似矣。乃復遣楊松以選鋒九千。徑薄雄縣。餌兵與。未見設奇以待之也。奇兵與。未見由不虞之道也。於戲。松果足當燕王矣乎。九千之衆。果足當燕勁旅乎。是置松於必敗之地也。燕以必勝之氣。而搖必敗之松。一敗三十萬之衆俱搖心矣。燕王乘勝而前。誰能禦之。在易之師、曰。丈人吉。又曰。弟子輿尸。炳文高皇老將。且如此。則李景隆之輿尸何足責也。然而國有良將。敵不得逞其志。必縱反間以搆之。自非英君、賢相、未有不爲之斥罷而誅

戮者。燕之樂毅。趙之廉頗、李牧、是矣。讓皇仁柔之主。輔以齊、黃、庸闇之才。炳文卽知以守爲攻。吾恐燕開朝入。炳文夕以檻車就道矣。欲其成功豈可得乎。此又貴乎廟算之勝也。

太極說

王弼以大衍之數。置一不用。爲太極。唐崔憬因之。近李恕谷主此說。謂申明大衍之義。予因爲太極說。

太極者。有邪。無邪。曰有。有生於無。老氏之說矣。儒者以爲陰陽動靜之理。則形而上者也。可以有言乎。曰。不觀孔子之言哉。易有太極。實有矣。然太極爲易有。不爲陰陽有。天地也。陰陽也。乾坤也。孔子言之。數數也。曰易。曰變。曰化。曰通。曰神。孔子言之數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本矣。所以易與變。與化。與通。與神之故矣。孔子豈其吝而不詳說之以示人。乃一舉而不復哉。然則太極何所指。曰。五十之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耳。故曰。太極實有。不可以言無。太極爲易有。不爲陰陽有。苟爲陰陽有。是不能見其有者矣。不能見其有而謂之有。是無而之有之說也。無極而太極之說也。孔子豈爲之哉。噫。形而上者。謂之道。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言也。言之者。皆妄也。儒之所謂太極者。既非。則其以初畫奇偶爲兩儀。兩儀各加奇偶爲四象。四象各加奇偶爲八卦。由是遞加以成六十四卦者。非方士異端誣易之說乎。且夫太極非象也。以其爲大衍之主。特尊其稱。比於皇極之義耳。下此皆象也。分而爲二。以象兩象。兩儀乎。曰。非也。兩者。陰陽也。儀也者。容也。亦象也。兩儀卽兩象。掛一以象三。三才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卽四象乎。曰。有說焉。陰陽有老少。以九、六、七、八、象之。四時固不可爲四象。然天地之陰陽老少。於何見之。見之在四時耳。蓋陽

初生漸長。少陽也。極盛而消。老陽也。陰初生漸長。少陰也。極盛而消。老陰也。陽之長。卽陰之消。陽之消。卽陰之長。迭爲消長。卽各爲老少。故一言四時。而陰陽之老少具。象四時。卽象陰陽老少也。然而太極何以生兩儀。假令不虛其一。卽不可分爲二乎。兩儀何以生四象。假令不分爲兩。卽不可揲之以四乎。曰五十、無不可分爲二。但不可以象兩。兩者、陰陽也。象之者、奇偶也。以五十、分爲二。非兩奇。則兩偶。必不能一奇一偶以象兩也。是兩儀必有太極而後生也。合四十九無不可揲以四。但不可以成四象。四象者、以四營之。奇偶相雜而後得也。合四十九而揲以四。其奇但一奇而已。必不能奇偶相雜以成四象也。是四象必以兩儀而後生也。有四象而後成爻。十有八變而後成卦。是八卦必以四象而後生也。聖人揲蓍求卦之法、蓋如此。噫。揲蓍者。求已成之卦。觀其象辭。占變以卜吉凶。非畫卦之謂也。畫奇偶以象陰陽。各三之以爲乾坤。乾坤交索而成六子。八卦相重而爲六十四。乃畫卦之法也。孔子之言也。烏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之說哉。又烏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哉。四畫五畫之卦。鑿空而爲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武斷而定之。叛聖亂經。荒誕謬戾。在方士。竊吾易而別爲說以售其欺。不足責也。儒者既惑其說。遂以誣聖經。而誤後世。罪可勝言哉。噫。彼謂太極者。理而已。理可圖耶。圖太極。愚矣。圖而說之。愚而夢矣。嗟乎。蚩蚩者、天下皆是也。可言夢乎。覺之。覺之。歸於孔子而已矣。

適安居說

適、故安。不敢適、孰安乎。惟適之安。何以稱焉。高人之致也。堯典曰。安安。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樂安之義大矣。難言矣。陶士行惜分陰。惜之爲言。不敢適也。不敢適。適也。不敢安。安也。惟適之安。高人之致也。醉石子構小齋臥室。傍顏曰。惟適之安。作適安居說遺之。

水碓說

利。以因縱之。拂之。則害。水也。利廣矣。碓其微焉。孔融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於戲。後之巧。過乎聖。縱聖人起。莫能易。顧前聖千百倍蓰後之巧。而不可以數計。何哉。杵以機。軸之輪之。輪以水陡焉。輪以運杵。以揚以抑。巧矣。焉始哉。始乎小。過天地之大。用曰水曰火。因之者、聖人。蜀有火井煑鹽。投以火燄燄起。弗熄。燧人氏不知也。人知天地之有火。而取之以爲利。則始於燧人。吾甚怪西洋自詡其法之勝乎聖人。士大夫惑焉。崇而信之。不悟也。

閻少端字說

生也愼厥少。又多乎哉。其愼之也。漲退。魚種子沙中。日暴之爲蝗。魚曷以蝗。土習也。鼆使已魚。可復蝗哉。善夫閻子。少端字其子也。

損齋說

忿懲於顯。則易消。慾窒於微。則不長。履巉巇。屹色變。歸而夷其途。防有蟻穴。必塞之。襄陵沒田廬者、寡矣。且夫九卦皆所以處憂患。獨損曰遠害。何哉。害莫切於戕身。忿慾、戕身之尤者。去苗木之蟊蠹。苗木遂矣。崔

子信夫、病悸、悸已則怒、無恆也。久之愈。乃自悔曰。吾病豈在身。於是顏其齋、曰損。而屬王子爲之說。王子曰。損、益之相去遠矣。顧有益而損。損而益。益所不當益、損矣。損所當損、益矣。損其驕兵而令行。損其賊臣而上下泰。損其女宦、狗馬、土木而國治。損其虛文、僞學而實績興。身猶是也。履謙復恆。益井困巽。皆勉於善。損獨去其不善。益之象曰。遷善改過。懲其忿窒其慾。改其過也。崔子始不知所懲窒。至於病。鑒於病而悔。豈特損其疾已乎。損之損之。其德固已裕矣。

蓮泊居士乾淨齋說

乾淨齋、非居也。意爾嘻。難言哉。蓮、不染也。蓮之泊靜而無所隱也。命以義。夫惟外、惟內、惟我、惟蒙、惟狂、孰從而涅焉。吾不知夫得一者之何所始。而瞑以終。蔑以終也。靈禽汙羽。不惜自髡。秋蟬之潔。蜣螂是蛻。居士其將隱乎。居士曰。吁。咄哉。吾將出矣。

刻印銷印辨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漢王趣刻印。曰。先生行且佩之矣。會子房發八難。漢王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銷印。論者莫不美漢王能聽。而謂當日無子房。則天下不爲漢。王子曰。是史氏傳聞之誤也。其可信哉。陳涉初起。張耳陳餘說立六國。以分秦之勢。而自大其黨。固因天下苦秦。思亂。易煽動。亦以六國虛無人。而英雄有用武之地。若夫楚、漢相距。漢、王巴、蜀、關中。並吞韓、趙。項王、王梁、楚。田氏王齊。臧荼王燕。而臨江長沙、亦分王荊、楚。楚與漢爭雄。而其餘力皆足以自守。使漢立六國後。而分兵給食。使各收其地。勢必不能

如第予之印而使之徒手奮臂。如陳涉初起之時之所爲。亦幾何其能濟乎。或曰。齊、楚、燕、魏、固不能更立。而韓、趙、已入於漢。何不可立之有。曰。時漢已立。其將張耳爲趙王。韓信爲韓王。舉我已得之地棄之。去其所親信。而別求其國之後以立之。至愚者不爲。漢高爲之乎。酈生必不爲此迂謬計。卽爲之子房。亦唯談笑而道。以釋其惑。何必諄諄發難也。或曰。石勒使人讀漢書。至酈生請立六國。則大驚。及聞子房發難。則曰。賴有此耳。英雄所見略同。其事未爲不可信也。曰。使當日六國可立。而漢王立之。誠爲失計。勒目不知書。安能悉究當日之勢可立與否。總之。傳聞失實。當吾世亦有之。況數世以前開國之事。其誤何可勝道。荀子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讀書之法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二

序

庚申君遺事序

萬子季野輯庚申君遺事一卷。據元史虞集之詔明宗妥懽非己子之言。證以權衡、余應、袁忠徹、黃溥、程敏政、諸家論說。則妥懽固確爲瀛國之子。卽遞來迪甫爲周王所納。卽生妥懽。與生妥懽而後爲周王所納事有不同。要爲趙氏之子無疑。宋遺民錄序。謂其事之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下慰遺民不忘宋之心者。則篁墩之志。卽萬子之志也。乃予觀於宋之亡國之慘。與庚申君之事。而歎天之報施善惡。奇而弗爽。有非心思耳目所能及者。從來篡國之賊。必因其君之不道。國將亡。不然。則迫於權勢。危疑不得已。或國已傾覆。賴其力以維持戡定。既久而後取。乃宋之於周。未嘗有一於斯。特借其付託之重。欺其孤兒寡婦。而奪其已安已治之宗社。是其惡固浮於一切簒逆之惡之上。而太宗又背兄殺其子與弟。攘其位以歸諸己之子。則更與於弒父弒君之尤者。舉族北轅之禍。非無自而來也。然而太祖以忠厚開基。脫離海內蒼生百餘年水火。而登諸衽席。功固不在漢、唐下。此所以孝宗纘緒臨安。而其後又有庚申君之事歟。嗟乎。天命靡常。固不能錙銖弗爽。而莫爲莫致。往往有最奇不可解如此者。此天之所以難測。而亦未嘗非人事之所致也。宋、元原非世仇。取其國亦已矣。而發陵暴屍。焚崇斷首。不已甚乎。瀛國幾不免虎口。而妻

子又遭攘奪。其僇辱復何如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有國家者其鑒諸。

六陵遺事序

予自幼讀謝皋羽冬青樹引。未嘗不流涕也。嗟乎。六陵之禍。悲夫。何其痛也。天下義烈忠偉之事。雖由性生。亦往往激發於不容已。激愈甚。則發愈奇。而盜賊豺狼之勢。遂有時不得窮極其凶於天地。此唐林諸義士之爲之所以烈烈千古也。顧傳玨者不及景熙。傳景熙者不及玨。而其說多齟齬不相合。萬子袞集諸家之說爲一編。乃知唐林之外。又有王英孫英孫之外又有謝翱鄭樸翁諸人。皆當日合謀同力而爲之者。特其事祕而不傳。世之人各傳其所知。不及其所不知。而守陵使宦者羅銑又在諸人之外。苟非博考互證。使其事確然衆著於天下。則湮沒者固多。而已傳者亦不能無疑於後。則是編之功。豈其微歟。嘗考陵墓多以盜賊利其有見發。霸陵獨以薄葬得全。後之帝王。猶不知以爲鑒。乃汴宋陵寢既發於金。而六陵更復多藏金玉。抑獨何歟。噫。遠法漢文。足以永鋼千百世而無慮者。則有明之制。不可易矣。

史閣部遺文序

乙酉。前督師史公駐廣陵。其門人王君筠長居公幕。輯公奏議數十卷。未就。城陷。公死。稿遂失。王君棄儒冠歸隱海濱。久之。簡所存公制藝十二首。梓以傳。庚申。其弟方臣以一編授源曰。子不可以無言。源讀竟。慨然流涕太息曰。先朝以科名取士。迨其末。人物寥寥。如公清忠大節。不愧科名者。固無幾。源師梁鴻林先生。以甲申四月自京師脫身閒道南走。見公淮浦上議。謂北方所失。不過幽薊秦晉。而山東河北中原、

俱爲我守。宜急招撫。設重鎭。擇大臣文武兼資者守之。內固藩籬。外張形勢。俟根本既固。政事脩。甲兵足。然後察賊虛實。再興問罪之師。公大喜。許次第奏請而行。乃貴陽竊國柄。招賄植私黨。置疆場不問。而強藩跋扈。勢成尾大。凡公所欲爲。皆尼不行。公每欷歔泣下。曰。事不可爲。唯一死報國。源竊疑當日雖主闇臣奸。而公居將相重任。威望夙著。若大治兵自強。簡練精銳。習戰陣。收強藩爲羽翼。力弱才下者陰謀翦除之。併吞其衆。使兵強力大。外足威敵。內足制權奸之命。然後清君側而法伊、霍。雖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權以濟變。天下事尙有可爲。乃今讀公制藝。而知公學術之醇。眞有正誼明道守死不移者。如源之謀。未免近於雜伯。計功利者之事。公豈爲之哉。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既死。而國隨之。徒令有志者致憾於權奸。棄山東、河北、中原度外。遂使兩淮不守。而金陵陷。金陵陷而江、浙、閩、廣相次土崩。雖以公之清忠大節。得士之多。竟無補於敗亡也。王君從敗燐殘燹中補輯遺文。附載公軼事以傳。荒臺白日。望南雲以哭。知已比之皋羽。何多讓焉。方臣以總角之年。毅然與兄偕隱三十餘年。饑寒困厄而不悔。可不謂難乎。源與公同里。既悲公志不就。又重王君兄弟之義。敢不敬勒數言。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而附驥以傳焉。

孤忠遺翰序

武林陸鯤庭先生。乙酉死於難。留書辭其母及兄弟。其兄麗京先生集一時南北徇難、如倪鴻寶、陳木叔、黃石齋諸君子平昔往還書牘、贈答詩、古文、裝潢成卷。而附其書於後。題曰孤忠遺翰。藏之。後麗京先生亦遂棄家長往不返。其子寅。尋之十餘年不得。遇丙寅夏。寅遇源於京師。出其卷示源。使源爲之序。源讀

罷。涔涔淚雨下不可止。作而曰。嗚呼。兩先生及諸君子。忠節烈烈天壤。余言何足補其毫末。顧源每讀古殺身成仁事。輒髮上指。擢裂肝腑。沈痛鬱迫。慨然恨不捐軀。與一時同死。且夫臨難不苟免。士君子之常。無足怪。獨是身未膺國家重任。家有老親。非常禍且立至。而全身不喪其節。以保其親。未始不可以爲忠且孝。乃毅然之死。不稍顧。唯恐遲須臾。無死將喪身以辱其親。不若全孝於忠。浩然而無恨。此其見之明。持之決。更有不可與尋常同日論者。況近在數十年。聞見之所及。則其向慕悅樂。欲附一言於其遺文之後以爲榮。而相傳以不朽者。其視千百世之上之人。何如也。按鯤庭先生。名培。以庚辰進士。居憂。未受職。甲申之變。南都授行人。奉命祭奠淮王。而南都不守。遂止山中。杭州下。乃自經。是時。吳越諸君子。或自盡或以兵敗被執。死者甚衆。而麗京先生棄諸生。醫隱養母。後母卒。權莊史之難。幾死。乃歎曰。吾向不與弟俱死。徒以有老母。母既以天年終。今又遭大難。幸免。尙可以餘生食息人間邪。遂遁去。於戲。麗京先生棄妻子。披髮入山。於二十年後。與諸君子斷頭、穴胸。於二十年前者。固未嘗稍異。而寅又以其僻家書數紙與小像并附此卷後。今觀其像。雉冠戎服。挾弓矢。袴韈縱馬而馳。豈是山中學道之人哉。又可悲矣。初先生權難時。家人俱繫獄。吏籍其家。裂此卷。將燬之。先生內弟孫君宇臺奔入。流涕白吏曰。此無用物。幾之、曷若與我。我義存故人片紙。卽諸君義也。吏笑而許之。事解。復歸之先生。此卷得不失者。孫君力也。先生名圻。季弟培、人稱梯霞先生。某嘗訪之吳門。岸然高潔士也。寅、字冠周。負至性。亢爽有大志。善文詞。工詩。

華鳳超先生年譜序

嗚呼。東林之禍、悲夫。源讀華鳳超先生年譜。而歎其得出處之正也。逆閹竊國柄。霾天晦日月。諸君子視死如歸。所謂殺身成仁。死而不朽者。然源竊以楊左之死。與楊武選不同。君子不可以苟活。亦不可以徒死。苟活者無足論。若徒感激一時意氣。憤然不顧其身之死。以成其名。於國家豪無所裨益。而禍不止於一身。此固智者之所不爲。世宗剛果。乾綱獨攬。特蔽於奸邪而不悟。假令一旦因吾言而翻然、勃然。是吾胃萬死冀倖君之一悟。固非理勢之必不可得者。刀鋸鈇鉞何惜也。若夫熹宗一晉惠耳。昏孱不辨旦夜。楊、左、姓名。正不知何許人。且夫劾忠賢而奏陳其前者、忠賢也。稱制、付詔獄。立致我於死。亦忠賢也。吾劾其人。卽使其人稱制判之。而卽使其人訊之。吾明知之而悍然以身試之。乃曰吾將爲國家鋤奸。嗚呼。甯有是邪。先生受學高忠憲公之門。楊、左、難將作。先生草疏將上。忠憲力止之。忠憲固知時不可爲。先生既從忠憲。奉身以退。而其後不與之同死。蓋知忠憲之死。非得已也。君子不惜其身之死。而憂善人盡、國將亡。小人得志。勢不可驟去。惟有全身以觀變。時勢變。然後救其敝而扶其衰。則身不危而國可保。烈皇御極。先生始出。乃抗疏力糾溫體仁、閔洪學之奸。侃侃千餘言。凡三上。由是天子感悟。後閣部爲之一清。記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者。非先生之謂乎。源嘗怪東林諸君子。始以正人倡明理學。乃遭閹禍後益盛。而小人往往竄身其中。陽附君子以陰趨天下之利。競立門戶。相傾軋。而奸貪誤國。君子爲所欺紿。從而曲庇之。甚至非其黨者。縱有正直之行。經濟之才。概擯棄不用。嘗見豪右有寵姬擅威福。一旦失身於賊。轉轉扈役。斷養賊平。歸諸大帥。而專寵擅威福如故也。噫。僞君子之不爲寵姬者、幾

何。獨先生生平純粹潔白。始終介然。一無所疵摘。而卒保膚髮全。令名以死。若先生者。乃不媿東林眞君子也已。丁卯。先生孫玉澄。以進士謁選來京。持先生年譜示源。再拜使源爲之序。因論次之。用告後之君子。使不幸遇主如世宗。爲楊武選可也。大不幸而遇熹宗。法先生、其可乎。爲楊、左不可也。

黃忠烈公年譜序

源讀黃忠烈公年譜。而歎立國之初。不可以不厚也。立國之道。貴有以維繫天下之人心。千百年固結而不可解。人心所以固結於千百年而不解者、何哉。忠孝耳。氣節耳。忠孝則不忍於君親。氣節則不肯陷其身於不義。忠烈當鼎革之際。中原覆矣。江左傾矣。楚越望風潰矣。唐王以崎嶇播越之餘。建號閩海。令不出八郡之外。以狡詐怯懦跋扈之賊帥主於內。而公以空名督師於其外。號召羸弱烏合之衆。無終月之糧。張空拳而當大敵。其不足有爲、可知。乃公則奮然不顧。收既散之人心。挽不可復爲之天命。孤軍力抗。機之以死於戲。公之成仁取義。固無愧矣。然學之有夙。不待死而後見。乃吾觀於古今興亡之際。往往視敵國之忠義爲仇。既殺其身。復荼毒其子孫。以爲是抗吾者、皆吾賊也。不重戮之。則抗我者、衆從我者、少。不知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原非人力所能爭。吾苟不仇敵國之忠義。天下之有人心者。孰不感激於忠義。吾誅敵國之叛亂。天下之懷二心者。孰不悚然畏沮於叛亂。當世祖定鼎之初。卽訪明之徇難諸臣。設壇致祭。隆以贈謚。既下七閩。而公之妻子。宴然安堵。故守土賢者。類能仰體朝廷培養忠義之心。時時致禮於公之妻子。而明之叛賊。降附圖富貴者。十誅八九。夫公豈復以妻子爲念哉。顧國家所以篤忠義之氣

者、如此。而誅亂賊者、又如此。則與公之殺身成仁。捐軀報國之意。不異世同符乎。公之精靈不泯。可無憾矣。公諸孫近始出而應試。德紹、文章最古雅。選拔入成均。玉璘、需次爲縣令。玉璘、字文伯。工詩文。磊落多義概。庚辰。與予訂交都門。出忠烈公年譜使爲序。源竊以公之精忠浩氣。自並川岳不朽。無待予小子之言以爲重。而國家所以培養忠義。固結人心者。不可不急爲表彰也。故論次之。以爲天下後世勸。讀是編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爲稍易體例。芟繁閒有所補益。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卽君若臣。功卽德。治卽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卽功。教卽治。視二帝、三王、益、皐、伊、傅、周、呂、甯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蓋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雜二氏。而亂孔孟之眞。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矻矻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宏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

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絕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

輿圖指掌序

帝王必據形勝以爭天下。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以攻則利。而敵不能守。以守則固。而敵不能攻。攻守皆便。而我常處於不可勝以乘天下之間。此形勝也。攻一城而百城俱不可守。守一城而百城俱不可攻。正兵扼其吭而奇兵衝其腹。長固可以制短。而短亦可以制長。此地利也。故不據形勝以爭天下。猶置身荊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懵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殊矣。必待周行歷覽。然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覽以得其形、知其勢。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竟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便者乎。今夫天至高也。去人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無難者。有歷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蓋郡國封域。山川阨塞。道里遠近。戶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歷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郡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今而不詳古。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強。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

方域乖遠近錯迕而形勢繆險夷迂直衝僻之不分通衢支掛死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既不可以周行歷覽又不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留心世務者所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搏覽輿圖參考互正輯爲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九邊卽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並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宮室人物無關於形勢者皆不錄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焉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畫爲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嗚呼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一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掛酌考訂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焉然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自古其難未嘗周行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間余終懼其不可恃也

兵法要略序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老泉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爲人稍長學孫武兵法略知奇正虛實之術而束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概不得其詳焉每遇老於行陣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說究無從以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諸書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恍然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

可以決勝。古之伯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卽其所見彙爲兵決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說。刈其繁而存其要。用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束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辟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脈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並所以炮燔炙煿、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爲將通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覆野之師曷難哉。余初聞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旣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殊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雜而不精。浩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爲余所不及載者。錄爲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焉。

家譜序

某之祖以武功拜爵食祿者。數世。絕而復續。至先君子更興文學。教子弟讀書。家隆隆稱極盛焉。盛極而衰。遂罹甲申之禍。君死。國亡。家破。先君子遁荒南服。宗族流亡。我祖宗慾焉。幾不享其禋祀。而子孫日以陵夷衰微於戲。國亡與亡。宜也。而何其痛哉。先君子年方壯。嘗慷慨憤發。思以功名顯。顧潦倒四十餘年。卒以老死無所就。於戲。其所望於後人者。曷有窮乎。某不肖。旣鮮兄弟。子姓又寥寥無多。上念祖父之遺緒。下念子孫之紹述。承先啓後。責實在某。慄慄以一髮引千鈞。德薄命蹇。而年且老。其何能負荷斯任。而

無慙於所寄之重乎。先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爲人道之大盡。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亡而族譜興。其急也。歲癸未去甲申已六十年。而某之遇益窮。是用大懼。乃勉爲之譜。明其所自來。而收族以傳於後。顧老成既喪。無所考徵。就其所聞者序之。而遺者不知其幾。七世中不滿三十人。而存者不過七八人。悲夫。悲夫。門戶之衰。至於如此。可爲仰天流涕者矣。吾子孫見此譜。亦惕然祖宗積累之遠。如此。後代之凋零瑣尾、又如此。相與勉爲忠孝。立德立功。讀書力學。使德行事業文章。卓卓然光昭朝野。寖昌寖熾。以至於蕃衍盈升。復祖宗之業。太王氏之門。則余之屬望於後人者、又曷有窮乎。癸未四月朔日識。

平書序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治天下之法。可苟焉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撓焉、弗隊。桷摧焉、弗覆。楮焉、拄焉。藩垣圮壘焉。易其瓴甋。戶牖之闕。塗丹臒焉。衍衍然、安矣。易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壓屢爾矣。而莫之卹。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爲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於戲。法至明而弊已極。尙可塗飾杇敝以爲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爲構。不可以爲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予不揣固陋。妄爲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

曰、禮樂。爲文十有五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熄。即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爲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

讀易通言序

陳摶、聖人之賊也。竊物者、人之賊。竊道者、聖之賊。聖人之道。備於易。天亦備於易。易可竊乎。陳摶竟起而竊之。且夫易有孔子。不猶天之日月乎。無日月。孰知天之高。四時行。百物生之廣且大。無孔子。孰知易之所由作。彌綸天地。冒天下之道而不窮。嗟乎。惑世誣民者僞也。爲所惑而不能辨者、愚也。非所有而竊之者、賊也。以賊爲祖。反昧其祖之所自來者、悖也。本義先天之說。胡爲來哉。摶之說焉耳。孔子不知。摶知之。文王、周公、不知。摶知之。噫。王通冒聖人之號。宋儒尚目之爲王莽。況僞造圖書。竊易爲己有。居然駕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說。以欺天下。其罪之大、小輕重。視王莽何如哉。無如宋儒爲所愚。謂其眞得羲皇不傳之祕。孔子所傳。不過後天之學。遂奉以爲宗。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羣然不知其爲僞。佛之賊吾道也。盤居焦穫。文、武、何傷焉。推戴極乎哀、章。漢亡矣。況天地古今之大賊乎。此予小子讀易通言。所爲不得已於作也。

萬季埜補晉書五表序

萬子季埜補晉書年表三曰、將相大臣曰、方鎮曰、僭僞、諸國世表二曰、諸王曰、諸國、晉史至紛賾矣、表缺焉不備、萬子所補、詳而核、綱舉而目張、讀者一覽井然、其有功於後學甚大、千門萬戶、構於指掌、才也、若陰木、若陽木、某材當某任、或任或否、無失分黍、識也、乃吾讀左氏傳、漢書天官、地志、律歷、職官、儀度、兵、農、刑、法、六藝、百家之說、數千年因革損益、莫不綜貫精徹、鎔鍊該贍、以司馬遷之才、或猶譏其淺陋、學顧不重乎、然易編年爲紀傳、實遷創體、網羅洪荒、三代、春秋、戰國、秦、漢、軼事、一人自爲終始、讀者誠知其難、故統之以表、兼總條貫、而後可以得其要、是表乃紀傳必不可無者、司馬光作通鑑、猶倣年表爲目錄、他史悉祖龍門、乃自陳壽、范煜而下、例不爲表、晉書尤不可無表、率略而不載、何歟、萬子史學既淹、尤孰於國史、列朝實錄、幾成誦、其他載籍以百數、博覽強記、以準於實錄、無論何代、不數見之人何事、叩之、莫不原委條晰、使問者暢其意以去、且夫晉書踵六朝餘陋、史筆蕩然、太宗何所取而獵之以爲名、其他八書、南北史類然、新唐書校優而不及五代史、降及宋元、庸俗漶劣、其陋遠出晉書下、說者多譏其才識不逮、然使有才識而無學、猶棟、桴、榱、桷、甓、石之材、漫無庀而欲造千門萬戶之阿房、未央、淩雲、通天、承露之金莖、卽般、輸、曷濟、蓋學者、史之本、才識者、史之用、學者、徵其實、才識者、運於虛、扶搖羊角、虛也、使非有垂天之翼、數千里之背、又孰以之九萬里而南乎、此萬子之學、所爲不可及也、雖然、淺見寡聞、其失也、疎、學博者、或失之枝、古今人表何與於漢宰相世系何關於朝廷、公羊傳曰、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四也、駢、六也、枝、是二者、皆萬子之所笑也、

五鎮圖誌序

五鎮圖志曰、西甯曰、涼州曰、甘肅曰、甯夏曰、榆林合圖一鎮五諸要害各一各有論道里方域險夷悉正從來圖籍傳說之謬及古今變遷而形勢瞭然蓋安內攘外至要之書也予昔著輿圖指掌考天下形勢其說詳於疆界阨塞爲圖縱橫徑丈按說披圖不終日而大勢洞心目但未一一身其地誤者必多不及是編遠甚嗚呼開河西二千里斥亭障至玉門斷匈奴右臂漢武之雄略何如也趙充國屯田湟中而先零自滅餘威猶震也唐肅宗奔亡敗散之餘用靈武復兩京而宋以全盛之勢韓范爲將不能制元昊之命宋之委靡不振概可知也明失河套守榆林而固原花馬池之間騷然無甯歲是東棄大甯西棄河套幸不爲宋人之續者以開國之勢強而後代挾書生之見門戶之私以誤天下其可恨猶一轍也予自畿南由晉入秦出潼關下三川而渡河北所過山川城邑險要莫不周覽詳識因嘆哥舒翰孫傳庭千古覆轍相循蓋自潼關至函谷循河而東百里之內北阻河南倚崇山陝道艱紆土壁中兩壁高者十餘丈卑數丈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否則緣絕壁下俯洪流而稍一開豁即有連岡橫山抄裏而北直抵河上其爲雙峯峭舉如門者且四五以至函谷而後劃然中斷是潼關以東門戶重重扃固豈特關險足恃即靈寶東硤石山阜環合而深溝大壑處處可以伏兵敵亦不敢輕行徑入假令傳庭固守潼關賊雖百萬孰敢窺關門一步而予過故關駐馬低回仰視且聞紫荊倒馬居庸險更數倍乃令賊俱長驅深入然則形勢如故也古今成敗得失歷歷不爽也方略具存而將相非人其如不知不用何哉予既不能親歷三

邊得是編。不啻如穀城黃石。蓋當代有心人。身經、目睹、所著。但不傳其姓名。予得之秦中。爲之序而藏之。倘內參廟堂之謨。外寄封疆之重。戰守奇正。因時與敵。按此而施之。於以廓清邊徼。曷難乎。

孔宅志序

孔子師萬世。不敢疏也。不敢褻也。自京師逮郡縣。莫不立孔子廟。而天子以至於士。皆得而祀之。然而學宮外無敢私立孔子廟。春秋二祭外無得以非時祀。傳曰。瀆則濱。濱則不敬。疏則怠。怠則忘。此孔子所以尊歟。青浦舊有孔子衣冠墓。蓋隋時聖裔宦寓吳所瘞。故有廟有宅。後屢興廢。遂以孔宅名其地。明萬歷時一脩整。今復圮。方生正范倡邑人重新之。以所刊孔宅志請予序。按墓廟始末。詳已載志。而予竊以梵宇所在巍煥。千百數相望。荒山窮鄉。未嘗絕。徧天下殆不可以數計。人人得刻木、埴土、而禱祀之。無虛日。彼其徒自以爲其教之盛。而不知祀典所不載。可以瀆。瀆而不敬。此正其道之所以卑。而與一切淫祠無稍異。夫青浦紳士。不忍聖蹟湮沒。前後皇皇。脩葺之恐後。固其嚮道之誠。然使不有千百年相傳之墓與廟。又何敢私創爲之。而黷祀之哉。天子郊祀有常期。諸侯下不得僭。而昌黎謂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嗚乎。孔子師道也。欲人之相親。不可同於天也。然而其尊天也。吾道所以尊也。